

《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

胡慧明*

《澳門記略》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介紹澳門的漢語專著，文後附載的西洋詞彙表〈澳譯〉，以漢語記載了18世紀在澳門使用的395個葡語詞的發音。高美士（Luís G. Gomes）和鮑登（C. R. Bawden）先後曾將該表還原。筆者亦嘗試從中找出一些屬於澳門土生葡語語音、構詞和語法的規律，並對其漢語注音方式試作簡略分析，再與上述兩名學者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期望從中能有新的發現。礙於學識所限，舛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讀者不吝指正。

本文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概述澳門土生葡人和土生葡語的出現及其經歷四個世紀的發展情況；二、簡介近百年來土生葡語研究的演進歷史；三、《澳門記略》詞彙表研究為本文最主要部份，筆者對《澳門記略》所附〈澳譯〉中的395條詞語進行研究，從中找出一些屬於澳門土生葡語的語音、構詞和語法規律，並對其漢語注音方式作簡略分析；最後附載一比較表，將高美士和鮑登對上述詞彙表曾作出之還原成果與筆者之分析結果進行比較，表中除了詳列高氏、鮑氏及筆者所還原的土生葡語詞彙外，亦附註了筆者對每一詞項的見解及例證資料，其出處亦於表中列出以供參考。

在此必須說明，由於上述第三部分所指詞彙表的研究除涉及葡萄牙語外，還涉及多種漢語方言，尤其是普通話和廣東話。為免概念上的混亂，筆者擬在此先行將之界定。基於詞彙表之製作時代為18世紀，當時仍未有普通話的概念，故文中所指的 *mandarin* 不是普通話，而是其前身“北方官話”，而廣東話則指珠江三角洲一帶以廣州話為主流的粵方言。

混合語的出現，是兩種或以上不同語言相遇而產生的可能結果。澳門土生葡語（或簡稱土生葡語），又稱澳門語（*macaísta*）及帕萄亞語（*patoá*），是從前的澳門土生葡人日常所說的一種混合語（*crioulo*，又稱克里奧爾語）。

帕萄亞語於16世紀葡國人踏足澳門以後形成，經過四百多年的興衰，時至今天，可說已接近完全消亡。這幾代的土生葡人，由於大部分均接受正統的學校教育，學習的是規範的葡語和漢語，所以對於土生葡語的認識已日漸減少。更多的是祇從先輩習得零星數語，或是對此一無所知。因此要是現在我們想認識這種澳門獨有的語言，就祇能參閱歷史文獻。然而，有關帕萄亞語的資料，數目實在不多，而且大部分祇是在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其它方面時略為提及，真正作為專題進行全面研究則寥寥

可數。再者，能找到的有關資料絕大部分都是以葡文或其它外文書寫，以漢語編撰的有關作品極為罕見。

此外，考慮到隨着1999年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後，葡語在澳門的使用範圍更加狹窄，而土生葡人的漢化程度以及澳門人的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帕萄亞語這一種被稱為“家庭語言”的混合語，雖然仍有有心人極力搶救，但礙於其使用範圍狹窄，相信重新活躍成為日常語言的可能性極低。如無意外，它將會隨着社會發展的潮流而消失。因此，在現在這個對這種語言仍稍稍有跡可尋的時候，以葡萄牙語以外的另一語言，對它作出研究探討，從而深化自己對這種澳門獨有方言的認識，並讓不諳葡語的人也能對其有所瞭解，自覺甚有意義。

為此，本文作者選擇了從《澳門記略》這本以漢語編寫的對土生葡語的最早記錄中的詞彙表作為研

* 胡慧明，澳門大學中葡翻譯學士及中國語言學碩士，現任澳門政府機構專職譯員。本文為作者2000年碩士畢業論文之修訂稿。

究對象，期望從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能對18世紀土生葡語的狀況，取得進一步的發現。

澳門的土生葡人及土生葡語

1. 澳門的土生葡人

1.1 “澳門土生葡人”的中外詞源及變化

要談澳門的土生葡語，便不得不談澳門的土生葡人。自古至今，土生葡人曾被稱為 *macaense*（澳門土生葡人）、*macaísta*（澳門人，土生葡語寫作 *maquista*）和 *filhos da terra*（本地之子或有人譯作“大地之子”，土生葡語寫作 *filo da tera*）。然則，在規範的葡萄牙語中，*macaense* 和 *macaísta* 均為形容詞，意義上沒有分別。而據戈拉西特·諾格拉·巴塔亞（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¹⁾ 的資料，澳門開埠初期，土生葡人是這樣被稱呼的：

在澳門開埠初期，這兩個詞（指 *macaense* 和 *macaísta*）沒有一個是用來表示歐洲葡萄牙人在本地出生的人。那些專門記載東方事物的作家們提到他們（澳門的土生葡人）時，稱其為 *filhos da terra*（本地之子）。⁽²⁾

至於 *macaense* 和 *macaísta* 兩字何時開始被用來指稱澳門的土生葡人，巴塔亞有如下分析：

我們沒有資料來考察是從哪一個時代開始使用 *macaense*（澳門土生葡人）這一詞的，但是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現代詞彙，並受到開明文化的影響。而 *macaísta*（澳門人）這一詞，則可以在上一世紀（即19世紀）用克里奧爾語寫成的文章中找到，但當時祇作形容詞使用，表示任何一種“澳門特有的”東西，……這樣，從“澳門特有的”這一涵義出發，由於宗主國（指葡萄牙）的語庫將 *macaense* 和 *macaísta* 混為一談，這一詞便開始具有“澳門土生人”的涵義了，而在澳門土生葡人的語庫中，這兩個詞仍保持着不同的涵義，*macaísta* 被認為是貶義詞，或者是令人不愉快的詞。⁽³⁾

不過，據筆者瞭解，*macaísta* 隱涵貶義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到了今天它已不再有貶義，但是 *macaense* 和 *filhos da terra* 則是最常用以指稱澳門土生葡人的葡文用語。按澳門土生葡語話劇團

客席成員安東尼奧·達斯·森托斯·羅巴爾斯（António dos Santos Robarts）⁽⁴⁾ 的解釋，到了現在，祇有 *macaio* 一詞才是對土生葡人的不敬稱呼。

在漢語稱謂方面，澳門的中國人通常稱土生葡人為“土生”或“土生仔”，而土生葡人則自稱為“馬交仔”或“大地之子”。金國平先生曾說：“中文口語中通常稱之（指澳門土生葡人）為‘土生’。這一稱謂不無貶意……”⁽⁵⁾ 不過，到了現在，與 *macaísta* 一詞的情況一樣，“土生”已經成為一個中性名詞，祇在特殊的語言環境下才含有貶義，甚至很多土生葡人亦自稱為“土生”，並為此稱呼而引以自豪。

至於“大地之子”一詞，則是 *filhos da terra* 的漢語意譯詞，它並非與 *filhos da terra* 一詞在澳門開埠初期同時出現，而僅是在1990年代金國平先生翻譯安娜·瑪利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⁶⁾ 有關澳門土生葡人研究的代表作〈*Filhos da Terra*〉時給文章題目的漢語譯名。⁽⁷⁾

要是細心分析上述這些稱謂，我們可以發現，其字面意義均未能反映澳門的土生葡人就是“在澳門出生的具葡萄牙血統的人”的內在意義。不明白澳門社會種族群體劃分狀況的人，對這些稱謂極其量祇會理解為“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正如本人經驗所得，在與澳門以外的人談及澳門土生葡人時，經常遇到需要先行解釋何謂“土生”的情況。

此外，“馬交仔”一詞應是葡語 *filhos de Macau*（土生葡語寫作 *filos de Macau*）的音義合譯，其字面意義應是粵語“仔”（包括男子和女子）+ “的” + “澳門”。因為“馬交”就是 *Macau* 的漢語譯音。而“大地之子”較諸其它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稱謂，其字面意義與內在涵義的差異更大。此譯名僅屬字與字的對譯，是否理想仍然值得商榷，正如金國平先生在阿馬羅〈大地之子〉中譯本的序言中也曾對 *filhos da terra* 的譯法作出如下說明：

這一詞（指 *filhos da terra*）的中文對等詞為“本地人”或“當地人”，因此，其中譯因地而異，儘管對 *filhos da terra* 的定義尚有爭議，本人以為“澳門人”可為它的中譯之一。本人試將本文（指阿馬羅的〈大地之子〉一文）的題目

譯為〈大地之子〉。(8)

因此筆者認為要稱呼這一澳門獨有的族群，還是以“澳門土生葡人”最為清楚貼切。

1.2 澳門土生葡人的主要來源與歷史變化

對於第一代土生葡人的出現，從來都是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第一代的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與他們來到澳門之前所踏足的地方，主要是馬來亞和果阿的土著通婚的結果。但更多學者認為葡中（主要是廣東人）混血兒很早已經出現。阿爾米林多·萊薩（Almerindo Lessa⁽⁹⁾）就是持這樣的意見：

葡萄牙早在 1511 年，已征服了馬六甲。他們首度踏足澳門的時候，就是從馬六甲前來的。而陪同來澳的還有他們在馬來亞和果阿的伴侶，因此第一代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和馬來人、印度人的後代。當時的葡萄牙人沒有與這群婦女結婚，而耶穌會又反對同居，因此這群婦女被送回馬六甲和果阿，而她們的孩子卻留在澳門。”⁽¹⁰⁾

從一開始，他們（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便走在一起，反而到了後來，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奴隸才到澳門來，與本地居民結合。⁽¹¹⁾

著名的澳門歷史研究學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也持相同的意見：

葡萄牙人後來開始與中國人和日本人結婚，因此第一代土生葡人主要是葡中混血兒和葡日混血兒。⁽¹²⁾

而利瑪竇（Matteo Ricci）撰寫記載 1583-1610 年間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活動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也有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通婚的記載：

他們（指中國人）把鄰近島嶼的一塊地方劃給來訪的商人作為一個貿易點。那裡有一尊叫做阿媽（Ama）的偶像。（……）這個地方就叫做澳門，在阿媽灣內。（……）它很快不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還有來自附近海岸的各種人聚集，（……）於是在幾年之中這個貿易點開始出現了城市規模。當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通婚時，修建了許多房屋，不久那塊岩石地點就發展成為一個可觀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場。⁽¹³⁾

與利瑪竇同時代的胡安·包蒂斯塔·羅曼

（Juan Bautista Román）在其所撰《中國風物誌》中亦有中葡通婚的記載：

住在澳門這裡的葡萄牙人，如同中國皇帝的藩臣。（……）這些人幾乎全都娶了中國女子為妻，不是顯貴人家的女兒，而是女奴或是平民。⁽¹⁴⁾

但在這個問題上，巴塔亞卻有不同的見解，她從分析統計古帕萄亞語中外來詞的比例推斷，認為葡國人和中國人較遲才開始通婚，而最早的一批土生葡人的母親都是來自馬來亞的婦女。

澳門最早的一批妻子和母親又是甚麼人呢？

當地（指澳門）的語言給了我們一個答案。我們注意到，在澳門方言古老的詞彙庫中的外來詞當中，馬來西亞語佔主導地位。（……）

這一類詞毫無疑問是婦女使用的，它們本身就表明大部分澳門創建者的妻子和女伴可能都來自馬來西亞。（……）

毫無疑問，這裡也曾有過其他種族的女人，當然包括中國婦女，甚至日本女人。但是她們大部分是由馬來西亞及其附近島嶼的溫柔的黃色人種婦女。⁽¹⁵⁾

上述各種說法均有其道理，不過，對於土生葡人的發展和變化，筆者則認為《圖片澳門今昔》中的解釋最為中肯而簡潔：

在四百多年前葡人入據澳門，獲准界內居停。不久即成華洋雜處的社會，於是產生了“土生葡人”。其中既有葡中混血兒，更多的還是葡萄牙人與隨同到澳門的印度、馬來西亞人甚至非洲人通婚的混血兒。

16世紀到17世紀中葉，澳門海上“絲銀之路”蓬勃，澳門對日貿易發達，使澳門成為天主教耶穌會士東方傳教中心，葡日混血兒在澳門較多。

清朝建立後，特別是清朝收復台灣統一中國之後，開放澳門對外貿易，內地居民蜂擁進入澳門經商、居住，澳門人口激增，開始出現了大量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繁衍的“土生葡人”。此後延續至今，中葡人之間的通婚，就構成了土生葡人異族混血的主流，與澳門華人社會有所同化或融合。清道光年間的中國史籍已有“土生仔”的記載。⁽¹⁶⁾

其實在近四百年的中國古籍中亦有不少關於中葡族群交往和通婚的記載。如張甄陶在〈澳門圖說〉中記：“澳中乃真夷者絕少，有粵人與夷妻私產者，有華人貧乏無賴衣其衣操其音而為偽者。”⁽¹⁷⁾

中葡百姓之間，由互相往還而通婚混血，在清代的澳門詩中亦頗多描述，均可作為當時存在中葡通婚的證據。如張琳〈澳門竹枝詞〉第七首：

女婚男嫁事偏奇，巾幗持家得父貲。

莫怪澳中人盡賀，良辰交印得唐兒。⁽¹⁸⁾

陳官〈澳門竹枝詞〉第三首云：

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時；

昨暮剛傳洋舶到，今朝門戶滿唐兒。⁽¹⁹⁾

此外，最早一首由韓鵠執筆描寫澳門西洋少女的詩〈澳門番女歌〉第一首（作於康熙三十九年，即1700年）中描寫嚼檳榔的西洋少女顯然不是純正的葡萄牙少女，更可能的是澳門土生的馬葡混血兒，皆因檳榔是亞熱帶的產物，嚼檳榔是亞熱帶人的習慣，而非葡人的習慣。該詩云：

樓頭一見已魂銷，性本聰明態本嬌，

時嚼檳榔還默默，玲瓏玉質透鮫綃。⁽²⁰⁾

在清乾隆時代前期撰寫的《澳門記略》中亦可找到不少漢葡兩族交往和通婚的資料。有學者指出舊日中葡通婚多為葡男漢女之配，然則《澳門記略》中反有記“娶鬼妻而長子孫者”⁽²¹⁾和葡人“得一唐人為婿，皆相賀”的相反情況。

根據羅巴爾斯的意見，土生葡人首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歐亞混血兒（Eurasian），即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以外的亞洲人的混種。第二種是中葡混血兒（Lusochinese）。其中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的生活模式較為葡化，日常以葡語為溝通語言，另一類則已十分漢化，他們可能有着西方人或土生葡人的面孔，但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反而葡語的表達能力很差。隨着澳門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切，最後一類已被中國人同化的土生葡人數目正日漸增加。

礙於本文主旨不在土生葡人研究，這一族群在這四百年間如何發展，本文將不詳述。要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便不得不研究其語言，從澳門土生葡語所表現的種種特點，我們可以總括地說，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與多個不同民族混合的結果，而漢族（主要是粵

人）和馬來人，從來都是其最主要的通婚對象，在他們身上有着多元文化的表徵。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在是次研究課題的內容中取得佐證。

2. 澳門的土生葡語

2.1 帕萄亞語和土生葡語的定義問題

正如界定土生葡人的問題一樣，土生葡語的定義問題也是眾說紛紜的。

古老的土生葡語的名稱很多：patois（帕萄亞語），patuá（帕萄亞語）、patoá（帕萄亞語）、papêa⁽²²⁾（話語）、papiá（話語）、nhom⁽²³⁾、língu cristám⁽²⁴⁾（基督徒的語言）、língua de Macau（澳門語）、dialecto macaense（澳門的方言）、macaísta（澳門土生葡語）及 crioulo de Macau（澳門的克里奧爾語）⁽²⁵⁾以及 língu maquista（澳門土生葡語）。在這些名稱中，língua de Macau、dialecto macaense、macaísta 和 crioulo de Macau 均可列為澳門土生葡語的專有正名。從字面上我們亦很容易理解它所指的就是澳門的土生葡語。然而人們最常用以指稱澳門古土生葡語的卻是帕萄亞語（patoá）這一稱謂。翻查資料發現，patoá 一字來自法語 patois，此字由詞根 pat 和後綴 ois 組成，綜合十本詞典⁽²⁶⁾中的義項，主要有：1）各類法語方言，如諾曼底語等；2）其它語言中的方言；3）俚語；4）不正確的語言；5）難以理解的語言文字；6）話語、言語；7）流暢的話語；8）行語。在這些義項當中，雖然包涵了土生葡語的一些特點，卻沒有一項明確指出帕萄亞語就是土生葡人所說的古葡語方言。筆者曾經詢問過多名土生葡人，他們都異口同聲表示，帕萄亞語就是“從前的”澳門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萄牙語，到了他們這一代，已沒有多少人會說，也沒有多少人聽得懂了。

筆者亦曾請教過數名從葡國來澳門教授葡萄牙語的老師，她們所給予的解釋是，帕萄亞語本來是指法語方言，也可以指一種使用範圍較方言小的話語，這種話語在一個狹小的地區內使用，祇有區內的人才會明白。但是現在，即使在葡萄牙，要是向人提起帕萄亞語，他們都會立即明白，所指的就是古老的澳門土生葡語，而不是其它的葡語或法語方言。由此推斷，最初澳門的古土生葡語被稱為帕萄

亞語，是因為前者具有後者的特點，然而後來這兩個名詞等同起來，反而沒有多少人知道，澳門的古土生葡語其實祇是帕萄亞語的一種。

巴塔亞在《澳門土生葡人方言匯編：語言、人種史及民間藝術》中說：patoá 一詞在上一世紀末的文獻中已有記載。⁽²⁷⁾然而，這名詞何時開始用來指稱澳門的土生葡語，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巴塔亞又在同一書的序言中提到：

這種話語的名稱是一個來自現代法語，意即地方語言的專門用語。這種老一輩的人稱為澳門土生葡語 (língua macaísta) 或澳門語 (língua de Macau) 的語言，卻經常被稱為 patoá，一個來自法語 patois 的詞。⁽²⁸⁾

由此可見，帕萄亞語就是從前澳門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萄牙語的泛稱。正如上面所說，當詢問一些澳門的土生葡人他們是否會說帕萄亞語時，他們大都搖頭，年輕一代甚至完全不知道帕萄亞語是什麼。當問及他們會不會說土生葡語時，絕大多數皆會給予一個否定的答案。由此可見，對於他們來說，土生葡語等於古老的帕萄亞語，也就是從前的土生葡人所說的“鄉下話”，他們認為，他們現在所說的葡語，即使與規範的葡萄牙語仍有差別，但已不是上幾代的祖先所說的“澳門鄉下話”了。

不過，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澳門土生葡語等於帕萄亞語嗎？

雖然上面提到的多個名稱，指的都是古老的土生葡語，但是，如果祇按字面意義，língua de Macau (澳門語)、dialecto macaense (澳門的方言)、macaísta (澳門土生葡語) 及 crioulo de Macau (澳門的克里奧爾語)，均仍可用以指稱現在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語。若以時間劃界，帕萄亞語已接近消亡，正如瑪利亞·依莎貝·湯馬斯 (Maria Isabel Tomás)⁽²⁹⁾ 所說，這種克里奧爾語，在 19 世紀末已經出現非克里奧爾語化 (descrioulização) 的痕跡，換句話說，亦即是趨於消亡。然而在今天的澳門，土生葡人仍然活躍，他們所說的葡語，仍然具有澳門特色，縱使現今的土生葡人絕大部分都曾接受葡語教育，其中教育程度高的已能充份掌握規範葡語，但就算在葡國本土方圓祇有 88,895 平方

公里的地方，也有多種葡語方言，澳門作為一個遠離葡國本土，居民以中國人為大多數，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一個海外地方，其居民所說的葡語與規範葡語有別是極其自然的事。筆者曾詢問數位來自葡國本土的葡人這個問題，他們表示，雖然他們明白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語，但是無論在發音方面或是在詞彙的應用方面，他們仍能分辨出差異來。由此可以概括地說，今日澳門土生葡人說的葡語仍可稱為澳門語、澳門的方言、澳門土生葡語或澳門的克里奧爾語，但已經不能再稱之為帕萄亞語了。

2.2 起源及歷史

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為了達到一個非語言學的目的，使用一種簡單的語言作為共同溝通工具，明顯會影響原語言的純正程度。在葡萄牙人東征期間，為了與東方各地土著溝通，便依循着上面的永恆規律，葡萄牙語的純正程度受着各種外界因素影響，發展出各種以葡萄牙語為基礎的混合語，其中一種就是俗稱為帕萄亞語 (patuá, patoá 或 patois) 的澳門古土生葡語。⁽³⁰⁾

正如第一代的土生葡人不是葡萄牙人與澳門土著居民的混種一樣，第一代的土生葡語，也不是從零開始在澳門孕育出現的。當葡萄牙人在 1557 年從馬六甲正式踏足澳門這一海港的時候，說的是 16 世紀的葡萄牙語，而那些陪伴他們開拓新土地的不同種族的人們帶來的，才是澳門土生葡語的主要來源。這些不同民族的人，包括馬來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這個多民族的群體，為了與其倚仗的葡萄牙人溝通，以及與群體內的其他個體溝通，必須使用一種共通語，這種語言就是葡萄牙語。然而，這種從他們口中講出來的葡萄牙語，不是葡萄牙本土說的葡萄牙語，而是在葡萄牙本土的語言上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混雜了馬來、印度和非洲詞語的葡萄牙語，這就是澳門開埠初期的土生葡語。

完紹元教授曾稱這種澳門的古土生葡語為“澳門洋涇浜”，正因為它有着洋涇浜的一切特點：1) 語音經過當地語言音系的適當改造；2) 語法規則減少到最低限度；3) 詞彙的項目比較少，往往要借助於迂迴曲折的說法指稱事物。⁽³¹⁾按《語言學綱要》

的解釋，洋涇浜“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祇有口頭形式，用於和外國人交往的特殊場合，沒有人把它作為母語或第一語言。”⁽³²⁾但當它成為某一社團的母語時就叫克里奧爾語。而這種洋涇浜葡語比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資格更老。因為雖然“中國的洋涇浜英語早在18世紀中葉就有記載”⁽³³⁾，但洋涇浜葡語卻在16世紀已經存在。甚至如巴塔亞所言，土生葡語在一開始已超越了洋涇浜階段：

在澳門定居初期，我們的人(指葡萄牙人)已在東方海岸各國打滾經營多年，在非洲海岸活動甚至已超過一個世紀。遺留在這些地方，包括馬六甲的葡萄牙語，已超越了“共通語言”的階段。從不同地方來到這裡定居的人必定是以葡萄牙語來與葡萄牙人溝通的，甚至在他們之間，由於人種多樣，亦必定是以葡萄牙語作為溝通工具。而他們之間所說的話語，形式必定已相當成熟，且因着不同的詞彙而擴展，已經達到發音、構詞及語法均已定形的狀況，並繼續在這裡維持了三百多年，直至上一世紀才開始瓦解。⁽³⁴⁾

倘巴塔亞此言屬實，那麼，帕萄亞語並非起源於1557年前後的澳門，而應該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前，在東方其它地方活動的時候經已形成。當他們定居澳門之時，家庭之間已存在一種以葡萄牙語為基礎，超越洋涇浜階段的共通語言，隨着舉家遷澳或與從不同地方來澳定居的女子結合，這種共通的語言便在澳門扎根下來，吸收澳門本土獨有的多樣文化，從而演變出我們所稱的帕萄亞語。

這種以葡萄牙語為基礎的混合語，長期以來是澳門土生葡人的母語，在不同的場合用作語言工具，亦用作土生葡人社群的參考標準之一，直至20世紀初，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³⁵⁾

一般來說“洋涇浜一旦昇格為克里奧爾語，在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口頭中扎下根，就會擴大詞彙，嚴密語法，迅速地豐富發展起來，最後也可能會變得和其它語言同樣完備。”⁽³⁶⁾

然而在帕萄亞語“變得和其它語言同樣完備”之前，隨着澳門土生葡人社會文化的轉變，從19世紀末起，已經踏進了非克里奧爾語化的階段，原因就

如湯馬斯所言“如果一種語言不能滿足其使用者因從事一系列人類活動而對語言的一般要求，無疑將被排斥、遺忘和淘汰”⁽³⁷⁾。

而上一世紀末存在着一段雙語並存的時期，“公開場合及與官方打交道時和家庭中分別使用不同的語言，同時也可看到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非土語化過程，以及不同社會層次的不同進化程度。”⁽³⁸⁾

關於20世紀前土生葡語的成分狀況，我們可以聽聽佩雷拉的意見：

正如葡萄牙語混入馬來語中，使後者保存了不少葡萄牙詞語一樣，澳門的土生方言中亦有很大部分的馬來成分。

根據資料所得，在古帕萄語發展的前期，來自馬來語的詞彙最多，從上一世紀以帕萄語寫作的文章中可證實，源自馬來語的詞語幾乎是源自漢語的詞語的兩倍。⁽³⁹⁾

但是除了馬來語之外，澳門土生葡語中，亦有不少印度語(canarim)或果阿語的成分，主要原因是從前澳門和葡屬印度之間的長期關係。句法方面，大部分的句法形式來自漢語，這也不應奇怪，[這是]因為中葡居民長期的接觸使然。此外，也須一提西班牙語成分，因為澳門與菲律賓接近及關係密切，而近代則以英語的影響最大。⁽⁴⁰⁾

對於20世紀初以前土生葡人對帕萄亞語的看法，我們可以在費雷拉的一段話裡有所瞭解：

土生葡人常以其方言為豪，無論在家裡還是在公眾地方，從來不以說這種話為恥。這種方言在土生葡人社群中已根深柢固，甚至在這裡正確的葡語已贏得重要地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繼續說着這種語言。祇有到了最近，即在20世紀初，當葡語教育在一般階層變得較為普及，帕萄亞語才開始衰落。但這並沒有使這種方言在土生葡人活動的地方和場所消失，而祇是那些重視其文化教養的“勢利”新貴，不承認且裝作不懂得聽這種話。土生葡語並不單純是一種方言，而是一種人所共知的日常用語，因為對於表達土生葡人的感情、性格以及風俗習慣，它均非常合適，能夠給我們讀者感

到它是從前澳門一群友善靈魂的寫照。(41)

然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情況明顯出現變化。我們經常可在文章中找到規範葡語化和英語化的語言成份，也可找到受漢語影響或跟隨漢語習慣的痕跡。

這個看法，也得到羅巴爾斯的支持。據他瞭解，在20世紀初以前，除公務外，澳門的土生葡人，一般日常都說帕萄亞語，雖然他們所說的帕萄亞語與古老的帕萄亞語已有一定的區別，原因是在1900年前，來澳的葡萄牙人絕大部分都是軍人。由於他們都不能攜眷，很多都在這裡與亞洲女子結婚，所以出現了很多葡亞混血兒，而混血家庭成員的溝通媒介，就是這種與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語截然不同的帕萄亞語。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40年代，多了很多葡國女性來澳才開始有較大的改變，日常的社交活動多了許多說規範葡語的家庭參與。此外，“由於宗主國葡語的壓力，主導群體在語言方面的偏重，帕萄亞語正在慢慢地脫離混合語的階段而趨近宗主國葡語的標準。土生葡人社群中的中層及高層人士，雖然有些是雙語人材，但他們除了在玩語言遊戲時外，在各種場合和情況下，均已使用宗主國葡萄牙的葡語。”(42)

關於20世紀中期的情況，我們可以從巴塔亞的描述中得到啟示：

1949年，當我們抵達澳門時，我們滿懷信心希望見到我們曾在大學裡學習過的克里奧爾方言是這裡的大眾語言，但是很快我們便發現我們的知識是多麼的陳舊，當地的語言與宗主國同一層次（即城市大眾）的語言多麼的不相同啊；這種語言不是雷特·德·瓦斯貢塞洛斯的研究和他的同時代人向我們所展示的同一種語言。從那時起至今，由於宗主國密切的聯繫，澳門方言得到迅速的發展，並越來越接近規範的葡萄牙語，特別表現在詞彙和發音方面。(43)

我們亦可從巴塔亞的研究中取得土生葡語表達模式改變的實際例子。如她所說，年輕一代已經完全放棄了重複一詞作為表示複數的手段，而帕萄亞語中 *já*，*tá* 及 *lôgo* 與動詞連用以表示過去、現在和將來時態亦已簡化至祇有現在式及不定式，就是

一個典型的例子。

阿馬羅對土生葡語作出之社會語言學方面的描述也十分有趣：

所謂的帕萄亞語或土生葡語，直至20世紀中期，仍是土生葡人，主要是女性的土生葡人的特點，但是我們知道，雖然有些詞彙仍然保留下來，這種語言現在已經漸漸消失。

在60年代澳門仍有很多五十歲以上的婦女會說帕萄亞語，不過這種帕萄亞語與她們祖母時代的帕萄亞語比較，已經失色很多。

面對來自葡國的葡國人極力改變我們的語言，但實際上年長一輩的人無論在 *r* 的發音，或是在句法，或是在不發音的母音 (*vogais mudas*) 方面均不能改變過來。這種現象在社會較低層或與中國人為伍之土生葡人中尤為明顯。(44)

對於非克里奧爾語化的過程應該始自19世紀下半葉之說，巴塔亞也有相同意見，雖然她沒有用上這個字眼：

有些我們訪問的八九十歲的老嫗告訴我們，她們的祖母才會說土生葡語，她們已經不懂說了。可是，這些老嫗的說話方式與她們子女說的也不一樣，也即是說，與四五十歲的一輩說的不同。事實上，這些老嫗說的話，從葡萄牙來的人完全會聽不明白，而中年的一輩雖然開始時要用心一點，但初次接觸亦能明白。而中、小學的兒童和年輕一代的語言可說是一團糟。他們受着學校和家庭兩面的影響，在現在仍然保存着的古老語言習慣和正式的語法兩面的衝擊而搖擺不定。(45)

在同一文章裡，巴塔亞還提到土生青年說中文並沒有困難，反而由於祇強制在學校裡說葡語，使他們感到十分困難。他們的語言處於相對立的不同語言的影響中，一方面是從童年開始講廣州話，另一方面是不同形態的葡語即家庭用語和學校用語，還有無處不在的英語。在今天這是一種語言的混合體。(46) 而在這年輕一輩，更常見的是“他們乾脆講通俗的廣州話，以解決語言的衝突。”(47) 由此可見，90%以上澳門人所說的廣州話，在20世紀中葉已開始在土生葡人社團中擴大其使用範圍，這或許也是澳門

土生葡語中的漢語詞彙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

2.3 現狀

對於土生葡人的語言現狀，安娜·克里斯蒂納·羅伊萊·科雷阿（Ana Cristina Rouille Correia）解釋得十分清楚：

隨着帕萄亞語的衰落，土生葡人找到了不同的語言出路。自本世紀初開始直至60年代後期，葡語成為了土生葡人尤其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土生葡人的母語，無論他們的先輩已是土生葡人，還是土生葡人與宗主國葡人的混種，而他們的廣東話則是從“亞妹”即中國女傭，以及他們處身的澳門中國社會裡學習得來，不過對於他們來說，廣東話的作用仍然不大，各社群之間仍然愛以葡語作為溝通工具。

另一種情況是，如母親是中國人，而家庭又屬於較低階層的話，那麼，便會以廣東話為母語，而葡語主要在學校裡學習得來。因為無論是哪一階層的土生葡人，總不會放棄送他們的子女進葡語學校讀書的機會，因此這也成為了土生葡人社群的一個重要標誌。

不過，由於60年代末的社會變遷，土生葡人社群的語言現象再次出現改變，我們可以注意得到，年齡介乎10-30歲的土生葡人當中，說葡語會有困難，祇有那些曾到葡國學習的人才可能克服這個困難。雖然現在仍然沒有人在這個問題上展開研究，但事實卻可以肯定，這一輩的土生葡人祇有當母親是宗主國的葡萄牙人才會以葡語為母語，而這種情況卻十分罕見。

因此，目前土生葡人社群中的成員均屬雙語人士，但是年輕一輩的葡語水平遠較其廣東話水平為低，而年齡在30-70歲人士的情況則剛剛相反。⁽⁴⁸⁾

而再年長的一輩，根據羅巴爾斯透露，有些仍說着一種昔日的葡語。他們在編寫劇本時，很多資料都是從這些老年人那裡請教得來的，而羅巴爾斯那一輩，也有一些像他那樣，童年時在家裡說帕萄亞語，但到了今天，除了與老人溝通和演話劇外，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已不使用這種方言了。

雖然以上種種均表示帕萄亞語已在中年及年輕

一輩失去生命力，但是，我們偶爾仍能發現它存在的痕跡，如科雷阿就指出：

1998年3月，一名在澳門傳統土生葡人家庭長大的12歲女童向她說，當她探望她的祖母時，是用流利的帕萄亞語與她交談的。但是這女孩也能說得一口帶有本地口音的流利而正確的葡萄牙語。她還表示，為了練習英語，每逢週末她在家祇說英語。這可能是一個個別的例子，又或許相同的例子還有更多，但這可以使我們肯定，帕萄亞語仍然沒有完全消失。⁽⁴⁹⁾

1998年3月5日澳門著名的土生葡人律師和作家飛歷奇先生（Dr. Henrique Senna Fernandes），在一次訪問中也表示：

土生葡人的葡語發音就是由帕萄亞語發展而來的……，帕萄亞語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語言，土生葡人自然會明白它。⁽⁵⁰⁾

由此可見，現今的土生葡語仍保存着若干帕萄亞語成分，土生葡人之間是可以察覺得到的，而且也能意會得到的。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情況是，雖然葡語是土生葡人喜愛使用的語言工具，卻存在着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趨勢。這種現象雖然不算普遍，卻已十分明顯，究其原因，可以說，無論是從前或是現在，不少土生葡人有意離開澳門，移民到各個英語國家去，而且無可置疑的是，正如前面所說，英語無論在世界上或是在本地區地理範圍內都是通用語言。在社會階層較高的年長一輩，也有一些是接受英語教育的人士。因此，很多土生葡人都成為三語人士。毋疑，英語在社群核心的生命力已越來越強盛。⁽⁵¹⁾

澳門土生葡語研究歷史概況

澳門土生葡語研究的歷史不長，文章也不算很多，所涉及的範圍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1) 澳門土生葡語的語言學專門論著；2) 古老的澳門土生葡語詩集、劇本、謎語集等；3) 為了重建這種方言而撰寫的詩歌、劇本、謎語等；4) 一些不是專門研究帕萄亞語，而祇是談及它的一些資料，或是研究其它與澳門土生葡語有關的混合語的文章。

要尋找澳門土生葡語的文章，文德泉神父1965

年的著作《在遠東的葡萄牙語定期刊物》⁽⁵²⁾以及湯馬斯 1992 年的《東方的葡萄牙混合語——書目》⁽⁵³⁾應是重要線索，因為前者詳列了由 1822 年起有關土生葡語的研究文章，而後者所覆蓋的年代更廣，共收入了由 1837-1992 共 102 篇有關帕萄亞語的著述。

要瞭解澳門開埠初年土著所說的葡萄牙語，我們可以參考吉爾·維森特 (Gil Vicente) 和他的後繼者所寫的劇本。然而，19 世紀末以前，深入研究土生葡語的作品確實不多，正如巴塔亞所說，在 30-40 年代，如果有人想瞭解帕萄亞語，便得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出版的書籍中才有可能找到資料。

因此，若從年代劃分，西方對於土生葡語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2) 20 世紀中，即 50-60 年代；3)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即迄自目前。

按照拉法爾·阿菲拉·德·阿澤弗多 (Rafael Avila de Azevedo) 在其著作《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⁵⁴⁾中表示，目前已知的最早研究帕萄亞語的文章載於 1881 年法蘭度·阿多爾弗·科埃略 (Francisco Adolfo Coelho)⁽⁵⁵⁾的一本研究葡萄牙境外葡語方言的專著之中⁽⁵⁶⁾。而按阿馬羅的書目，現存有關澳門土生葡語的西文著作，最早應是一個在 1837 年完成、可能出自韋爾斯·威廉士 (S. Wells Williams) 手筆、收集了不少在澳門使用的貿易常用西文詞語的詞彙表。不過由於無法找到上述兩篇文章，我們祇可從雷特·德·瓦斯貢塞洛斯 (Leite de Vasconcelos)⁽⁵⁷⁾及羅拔·華萊士·湯普森 (Robert Wallace Thompson)⁽⁵⁸⁾著作的參考書目中得知，在第一篇文章中土生葡語所佔的篇幅不多。

1883 年，夏特·米納爾 (J. L. Hart Milner) 曾出版《葡萄牙語實用語法》⁽⁵⁹⁾一書，其中一章談到澳門土生葡語的發音⁽⁶⁰⁾。此文曾轉載於 1936 年 6 月 1 日的報刊《澳門之聲》⁽⁶¹⁾內，該報同日亦刊登了一篇維埃拉 (Vieira) 用帕萄亞語寫下的訓誡，但這兩篇文章也已無法見到。⁽⁶²⁾

繼科埃略之後，另一位傑出的當代葡萄牙語言學家瓦斯貢塞洛斯亦曾在 1892 年的第 10 屆東方研究者會議中發表了一篇有關土生葡語的研究報告，那報告主要是在短時間內以科埃略的研究為基礎完

成的。1901 年他以法語發表了《葡語方言概論》⁽⁶³⁾，文中探討了澳門葡語的情況，資料主要來自澳門一個本地家庭和一位定居澳門多年對澳門相當熟悉的陸軍軍官。他描述了這種方言的三種形式，並綜合了它的發音和詞法，其中還包括一些詞語。書目方面，他逐年列出由 1863 年起至 1872 年的手稿和印刷文章，以及一些曾經刊行的有關論文及著作。他舉出 1871 年刊登的雜文作為中國人所說的葡語的例子。他提及的作家還有科埃略 (1880)，舒沙德 (Schuchardt) (1890) 和弗蘭薩 (França) (1897)。此外，他還編撰了一本小型的葡語 - 澳門語詞典，不過由於當時遠赴澳門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並非易事，他所收集的資料有些並不十分準確。

在同一時期，另一位熱衷於土生葡語研究的學者塞巴斯蒂昂·羅多爾福·達爾加多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⁶⁴⁾則集中搜集土生葡語的詞彙和詞源，並研究其用法，可惜筆者亦未能找到此書，但從布蘭卡·奧羅拉·迭茲·蘇阿雷茲 (Blanca A. Diez-Suarez)⁽⁶⁵⁾的資料得知，其中很多用語至今仍然在使用。

在他們之後，在土生葡語的研究領域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澳門土生葡人諾奧費·利西亞努·馬爾克斯·佩雷拉 (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⁶⁶⁾，他可說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土生葡語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對東方研究十分着迷，對自己家鄉的語言進行了忘我的研究，並於 1899 年在里斯本創辦了《大西洋國》雜誌⁽⁶⁷⁾，利用自己的語言學知識和在澳門度過的童年的回憶，以及把大量從遙遠的澳門收集回來、從未刊行過的土生葡語民歌及文章所作的詳細註解，指出土生葡語的特點並詳述某些詞語的來源。該雜誌還轉載有關澳門土生葡語的重要研究成果，並且加註，以“澳門方言研究補遺”⁽⁶⁸⁾為題，在雜誌上長期連載。

不過，正如巴塔亞所說，他的註釋超過半個多世紀之後，顯然需要進行修訂。因為“任何一類這樣的研究都不能意味着是最終的成果”。巴塔亞認為“馬爾克斯·佩雷拉所發表的許多文章，用以重新撰寫的語言之準確性並不完全可靠，從他所追求的談諧幽默之目的和表面典雅的文字，可以看到他

使用的語言與當時方言的真實形態相比，很可能顯得過於陳腐。從大眾口頭言語中收集的文字的東西太少。”⁽⁶⁹⁾ 其實佩雷拉也清楚看到自己的缺陷：

我更有興趣的是民間詩歌、故事和傳說（故事中的佼佼者）、繞口令、謎語、成語和諺語等等。……這些文字的東西在我的《彙編》中很少，這一點不是我的過錯，而是我所找的人一般都顯得非常反感，或者有困難向我寄發這些極其有趣的資料。⁽⁷⁰⁾

儘管這樣，佩雷拉的著作對於認識澳門土生葡語或至少是認識土生葡語的某一歷史發展階段仍十分重要。

四十年後，達尼羅·巴雷洛斯博士（Danilo Barreiros）在澳門的《文藝復興》雜誌⁽⁷¹⁾上連載了他的作品〈澳門方言匯編〉⁽⁷²⁾。在那部著作裡，他嘗試輯錄有關這種方言的所有資料⁽⁷³⁾，包括他在澳門逗留期間悉心收集的文章⁽⁷⁴⁾，以及《大西洋國》雜誌的幾乎所有文章。在彙編之後本來應提供一個詞彙表，可惜大部分已經散失，現在僅存一些零星的未發表的筆記。幸運的是，1995年12月，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及澳門基金會把整套《大西洋國》雜誌⁽⁷⁵⁾重新編印出版，為研究19世紀的土生葡語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1950年，弗朗西斯科·卡瓦略·萊戈（Francisco de Carvalho Rego）也在他的作品《澳門的方言》⁽⁷⁶⁾中用了整章的篇幅論述土生葡語，然而其目的並非研究土生葡語本身，而祇是談談他居澳數年間所悉有關這種方言的軼事。他亦轉載了一些文章，並花了幾頁篇幅來談土生食譜，這對尋找馬來語及其它詞彙是十分有用的。

從萊戈直到1959年巴塔亞在科英布拉發表《澳門土生葡語現狀》，其間並無學者對古老或當時的土生葡語作深入研究，舊文章不斷抄襲再版，“帕萄亞語”常被用來創作詼諧詩歌或成為嘉年華會演出的戲謔對象，使人引起錯覺以為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已不使用的方言仍是澳門土生社會的常用語言。對於這種情況，巴塔亞曾舉出一個真實的例子：

1955年聽說一名曾在澳門住過幾年的女子在科英布拉出版了一本關於澳門的小冊子，她在書中舉出了一首據她說是帕萄亞語的現代詩，其實

那首詩是從澳門土生葡人萊戈的作品中轉載的，而後者又是從馬爾克斯·佩雷拉的文章中轉抄的，然而馬爾克斯·佩雷拉發表這首詩時已經說明在他那時代該詩已經是一首古詩了！⁽⁷⁷⁾

巴塔亞從1949年起定居澳門，任中學教員，她撰寫的有關土生葡語的著作很多，最詳細者是在1959年發表的《澳門土生葡語現狀》⁽⁷⁸⁾。她全面闡釋了當時澳門土生葡語的狀況，探討其未來發展。此外，她還特別強調，她祇考慮那些發音具有特點的受訪者的口語。這份研究涵蓋了發音、詞法和語法以及過去和當時的稱呼用語。為了進行比較，她還引用了一篇取自《大西洋國》雜誌、兩篇取自數名年過八旬的女被訪者的文章，一封由一名三十四歲男子寫的信，以及一篇小學生的作文。她的研究是她多年來所見所聞的總結。為了顯示資料的可靠性，她還在文中表示，資料主要是由她的幾位在澳門認識的十分樂意接受訪問的好友提供的，由於她們都有點文化，所以能夠經常互相糾正。可是這些婦人大多已達八九十歲高齡，因此很多詩歌、謎語已不能完整地背誦出來。可見她所獲得的都是一些古老的珍貴資料。此外，她還走訪了不少中年人士，從他們身上取得他們童年時代聽過的或今天偶爾仍在使用的口語表達方式的資料。

1974年，巴塔亞把她從1958年5月25日至8月24日之間在已停刊的雜誌《澳門消息》⁽⁷⁹⁾上發表的11篇系列文章整理出版，加上兩篇新文章分別探討土生葡語和土生葡人的定義問題。她還起用Língua de Macau（澳門語）這一術語來形容古老的土生葡語，以及現今既非葡萄牙的葡語亦非混合語，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葡語”，在書中敘述土生葡語的書目、起源及其發展，以及現今的口語，列出一些已收錄在《澳門土生葡人方言匯編—語言、人種史及民間藝術》⁽⁸⁰⁾中的語料，當時仍在澳門使用的詞彙以及它們的來源。此系列文章可說是作者最全面及最清楚地闡述澳門方言的研究作品。

在其它著作中，她集中論述了土生葡語的特定方面：詞彙⁽⁸¹⁾、句法⁽⁸²⁾，評論了湯普森的〈兩份同時期的澳門葡語方言資料比較〉⁽⁸³⁾，研究了土生葡語和西班牙方言相同之處。她在另一篇文章中，

還討論了土生葡語中的馬來語成分⁽⁸⁴⁾，可惜筆者找不到原文。此外，她又研究了與中國民歌相去甚遠的澳門土生葡人歌謠。⁽⁸⁵⁾ 1978年，她出版了澳門土生葡語詞彙表，作為《葡萄牙語言學雜誌》⁽⁸⁶⁾的續篇。1978年2月26日及1978年3月5日的《號角報》⁽⁸⁷⁾刊登了它的前言。在這篇前言裡，巴塔亞解釋說此表收錄的詞彙包括現今仍然使用以及不再使用的詞語，並指出了詞語的可能來源。

1957年，弗蘭西斯科·德·西爾偉拉·布埃羅(Francisco da Silveira Bueno)⁽⁸⁸⁾在澳門旅居時，概述了土生葡語的發音、詞法、句法和詞彙，還有一篇桑費(Sanfê)創作的土生葡語詩〈耶穌的誕生〉⁽⁸⁹⁾。這首詩已由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以“聖誕日”⁽⁹⁰⁾為題刊登在《號角報》，後載入其詩集《澳門就是這樣》⁽⁹¹⁾之中，不過其中一些詞的串法與布埃羅的版本稍有不同。

1960年，湯普森寫了〈香港的葡語方言〉⁽⁹²⁾一文。他認為香港土生葡語是19世紀澳門土生葡語的唯一延續，操此方言者約有二千人，他分析了這種方言仍然存在的原因，提及一些舊文章，以及這種方言的發音、詞法、句法和語法特點，可惜筆者也找不到這篇文章。

1965年，文德泉神父在《澳門和它的教區》⁽⁹³⁾裡收集並詳列了源於馬來語的葡語詞彙，以及柬埔寨人、緬甸人及帝汶人使用的葡語詞彙。

1968年，佐治·慕拉士·巴波沙(Jorge Morais Barbosa)在研究過佩雷的文章⁽⁹⁴⁾後，對澳門的土生葡語作了一番短評。⁽⁹⁵⁾

1972年，伊安·F·漢科克(Ian F. Hancock)在其論文〈爪哇葡萄牙混合語中的一些法語成分〉⁽⁹⁶⁾中列出爪哇的葡萄牙混合語中一些來自法語而與澳門土生葡語相同的詞彙。

1974年，阿爾丁納·德·阿勞若·奧利偉拉(Aldina de Araújo Oliveira)在其論文〈漢語和澳門方言點滴〉中概述了土生葡語的情況，並強調馬來語成分是這種方言的重要來源。⁽⁹⁷⁾

說到近代致力於土生葡語寫作及研究的本地作家，便不得不提費雷拉了。1978年7月，他出版了《澳門方言》⁽⁹⁸⁾一書，對葡語和土生葡語語法進行

了比較。他詳細描述了土生葡語的發音和詞法，還提供了一份詞彙表，表中記載了大量詞語、用法及其來源。此外，作者還熱衷於土生葡語的創作，寫出了大量土生葡語的詩文和劇本。

此外，一位數十年來醉心於澳門文化研究的學者阿馬羅發表的文章涉及的範圍很廣（歷史、人種、文化、醫學、民俗、建築、植物等），其中不少文章如《澳門的遊戲、玩具和其他大眾娛樂》⁽⁹⁹⁾、《澳門的民間謎語：第一部分——澳門古帕萄亞語謎語》⁽¹⁰⁰⁾、〈澳門三道民間藥方〉⁽¹⁰¹⁾⁽¹⁰²⁾等都記載了大量帕萄亞語資料，對土生語言文化的保存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而其專著《大地之子》⁽¹⁰³⁾更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文化的必讀書。

1976年8月，蘇阿雷茲遠赴澳門進行問卷調查搜集資料，並於1981年在美國以“澳門葡萄牙語的演變”⁽¹⁰⁴⁾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她主要研究1976年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萄牙語以及澳門的中國人不說此語的原因，並對古老的帕萄亞語和現代的土生葡語作概述，後者主要針對教育、大眾傳媒及教會以及中國人和葡萄牙人所說語言之間的關係。她亦詳述了土生葡語的研究歷史，並且分析70年代土生葡語的語音、詞彙和詞法，對填補該年代土生葡語研究的空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84年，阿澤弗多在其論文《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¹⁰⁵⁾中，概述了19世紀以來土生葡語的研究狀況，並分類詳列了土生葡語中不同來源的詞彙：古葡語、馬來語、漢語、印度果阿語、日本語、非洲班圖語和英語。他還記錄了土生葡語在語音、詞彙和句法等方面的一些特點。此外，文中亦抄錄了幾首土生葡語詩歌，並將其翻譯成規範葡語。

19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另一位語言學研究者湯馬斯發表了兩篇有關澳門土生葡語的文章〈幾個有關澳門克里奧爾語的問題〉⁽¹⁰⁶⁾和〈一種土語的生存和死亡〉⁽¹⁰⁷⁾。這兩篇文章分別詳細論證了古老的帕萄亞語源於馬來亞和印度等地而非漢語的歷史觀點，以及澳門土生葡語日趨沒落的原因。

90年代，隨着澳門回歸在即，在保存澳門獨特的中葡混合文化的呼聲中，土生葡語研究再度蓬勃起來。土生社群開始提倡以文學語言的方式使帕萄

亞語可以在某種特殊的背景下借助於社會互動而活躍起來。澳門基金會重新編輯出版費雷拉的所有作品，且更進一步使之從文字擴展到舞台上。一個由本地著名土生葡人律師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帶領，主要由不同年齡的土生葡人和在澳門定居多年的葡萄牙人組成的本地劇社“澳門土生葡語話劇團”⁽¹⁰⁸⁾已把多齣帕萄亞語話劇⁽¹⁰⁹⁾搬上本地和外地舞台，而且十分成功。劇社建立之初，演出的劇目主要改編自昔日的帕萄亞語劇本，後來又在古帕萄亞語的基礎上加入現代土生葡語的元素，創作出主要反映近代澳門人及土生葡人的生活心態、具有現代社會意義的新劇。2000年3月，他們還與本地中文劇社合作，參加了澳門藝術節的演出，在澳門文化中心上演了糅合中葡及土生語言文化的話劇 *Papi tá Ferado*⁽¹¹⁰⁾。此外，還有一支澳門土生葡人樂隊運用土生葡語創作歌曲，並且灌錄鐳射唱片。1997年，澳門文化司署為了紀念費雷拉這位已於1993年去世的本澳著名的土生葡語學者保存土生葡語方言的成就，將其生前在不同時間錄音的詩作製成鐳射唱片。由此可見土生葡語的保存和研究，已從文字擴展到意義、價值及其真實性更高的聲音上去了。文德泉神父的《唐·彼得五世的戲劇》⁽¹¹¹⁾和《號角報》均說，這種語言現在祇有靠澳門土生人士的一些以土生葡語創作的作品和戲劇才得以重現，由本地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及書本均十分受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的歡迎。

此外，土生葡語研究亦成為澳門大學葡萄牙語言學院碩士研究生安娜·克里斯蒂納·羅伊萊·科雷阿（Ana Cristina Rouille Correia）和勞爾·萊阿爾·蓋昂（Raul Leal Gaião）⁽¹¹²⁾等學者的研究目標。1998年6月，科雷阿以“葡萄牙語在澳門——從過去到現在：將來又如何？”⁽¹¹³⁾為題完成其碩士論文。她搜集、分析和評價各類有關澳門葡萄牙語資料，陳述在澳門政權移交中國的過渡期內土生葡語的情況。1999年，蓋昂以“澳門土生葡人作家作品裡的詞彙”⁽¹¹⁴⁾作為他的碩士論文題目，從七本自1951-1993年間由澳門土生葡人創作的的小說之中搜集並整理屬於土生葡人獨有的詞彙，進行統計及釋義，將研究成果向一百名不同年齡的土生葡人以作

問卷調查，分析七本書中所用土生葡語詞語當下的使用情況。這兩位研究現代土生葡語學者的論文，已於1999年先後出版，這對現今土生葡語詞彙方面的研究及其保存工作，毋疑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以上所說均為外國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對澳門土生葡語的研究概況。但現存有關於澳門土生葡語的最早文獻卻非出自葡人之手，而是漢人印光任、張汝霖的著作《澳門記略》附錄的澳門土生葡語詞彙表〈澳譯〉。不過，筆者相信，在《澳門記略》成書前後，為了方便澳門中葡人士的口語交流，應已曾出現體例如〈澳譯〉般較詳細地記載澳門土生葡語的漢語資料，祇是它們大部分已經散失。

《澳門記略》成書於1745-1746年之間，刊行於1751年，內容主要概述當時澳門的各個方面，包括對澳門土生葡語的描述，書後附有收錄395條澳門使用的葡語詞彙表，把當時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交往中最常用的詞語的發音用漢字記錄下來。

由於《澳門記略》高度的歷史研究價值，此書已被多次再版，並翻譯成多種外文本。1950年，高美士完成《澳門記略》最早的葡文譯本。⁽¹¹⁵⁾無論是葡文譯本或是中文原本，除了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外，更有一種遠比純歷史的東西更加廣泛的意義，那就是其作為語言學研究的珍貴價值。

1954年，鮑登（C. R. Bawden）⁽¹¹⁶⁾第一次採用了這本漢語著作作為研究澳門土生葡語的歷史資料。在該文⁽¹¹⁷⁾之中，他詳細地把整個詞彙表的395條詞語還原為葡語，並輔以英語解釋。他還論述了許多漢字注音的特點以及與原葡語詞在發音上的差別問題。

湯普森選用了《澳門記略》的中文版本與50年代在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語作比較，作為對高美士和鮑登的研究的補充。湯普森檢視了這種方言在香港得以保存的原因，認為這是操此方言者甚難接觸書面葡語及官方的規範葡語的結果。⁽¹¹⁸⁾

巴塔亞在其研究中說：

很明顯，這一記錄的歷史價值遠超過其精確性，而且還留下了不少給人以深刻啟示的指示，特別是在句子的結構方面，例如：*piquinino chuva*（*Chuvisco*，小雨），*não tèn*

vento (não há vento, 沒有刮風), abriu porta (abrir a porta, 開門), Porta Cerco (Porta do Cerco, 關關), 等等。(119)

然而，筆者發現，鮑登和高美士對表中詞語所作的還原工作，未能完全反映 18 世紀澳門葡語的面貌。他們主要使用現代葡語的概念進行研究，要是我們把注音從土生葡語及中國方言兩者之間發音差異的方面考慮，不難發現很多注音較諸高氏和鮑氏的推斷結果更為精確。對於此點我們將會在隨後的篇章中試作論證。

踏入 90 年代，隨着澳門政府大力支持中葡文化的研究，中葡文化研究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課題，以漢語寫成的中葡文化專門論著如雨後春筍，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¹²⁰⁾亦已成為研究目標，土生葡語經常成為土生文化論著中的重要對象。可惜的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現今土生葡語的趨勢仍顯不足，有待有心人士努力發掘。

總而言之，研究澳門土生葡語這一葡萄牙語中極具特色的方言，除了散佈於其它著作中的資料片段外，以上所介紹的是最主要的參考資料。本論文的重點，就是以上述資料為基礎，對《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作較全面深入的研究。

《澳門記略》詞彙表研究

《澳門記略》在 1745-1746 年間由清代的印光任和張汝霖編著，成書於乾隆十六年（1751），並於 1751 年第一次出版，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本文論及《澳門記略》一書，着眼點並不在於此書是中國或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而是此書書末附載的一個小型“澳門葡語”詞彙表⁽¹²¹⁾同樣是世界上最一份澳門葡語的系統性紀錄，是中國西文翻譯史上難得的資料，也就是說，本文所作的是語言學的研究而非歷史學的探討。

該詞彙表之前的一段是這樣說的：

西洋語雖侏僂，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不必懷鉛握槊，如揚子遠訪計吏之勤也。定州薛俊著日本寄語，謂西北曰譯，東南曰寄。然傳云重九譯，統

九為言，雖東南亦稱譯。從古邦畿在西北，不言寄，尊王畿也，名曰“澳譯”殿於篇。⁽¹²²⁾

本文所要做的是校勘《澳門記略》後載之詞彙表〈澳譯〉各版本的正誤，力求正確還原出所記的葡語詞彙，並將注音與原詞語比較，以推測最有可能用來注音的方言。

1. 版本

按章文欽先生〈澳門記略研究〉⁽¹²³⁾一文的資料，“《澳門記略》的中外版本達十多種，僅已知的中文版本便有十二種，此外還有若干中文抄本，這在中國地方志和國內外研究澳門史的著作中都是罕見的。”筆者選收的〈澳門記略·澳蕃篇·澳譯〉中文版本及抄本計有：

A) 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¹²⁴⁾（以下簡稱 A 版本）；

B) 清光緒六年（1880）刻本⁽¹²⁵⁾（以下簡稱 B 版本）；

C) 清光緒十年（1884）廣州萃經堂刻本⁽¹²⁶⁾（以下簡稱 C 版本）；

D) 清光緒十六年（1890）刻本—《嶺海異聞錄》本⁽¹²⁷⁾（以下簡稱 D 版本）；

E) 《筆記小說大觀》本（第三十七冊）⁽¹²⁸⁾（以下簡稱 E 版本）；

F) 嶺南叢書《澳門記略》⁽¹²⁹⁾（以下簡稱 F 版本）；

G) 《中國方志叢書》本第 109 號——廣東省澳門記略（全）⁽¹³⁰⁾（以下簡稱 G 版本）；

H) 《澳門文化叢書》4—《澳門記略校注》（以下簡稱 H 版本）。

至於〈澳譯〉的葡文譯本，筆者知有三篇文章，分別載於：

1) 《Monografia de Macau》⁽¹³¹⁾（以下簡稱 J 版本）；

2) 〈18 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¹³²⁾（以下簡稱 K 版本）；

3) 〈兩份同時期的澳門葡語方言資料比較〉⁽¹³³⁾。

上述三篇外文著作中，筆者祇找到前兩篇。

2. 內容及體例

〈澳譯〉附於〈澳蕃篇〉末尾，共收葡語單詞、詞組及短語 395 條，分為天地、人物、衣食、器數及通用五類：天地類 83 條，人物類 151 條，衣食類

52條，器數類48條，通用類51條。

〈澳譯〉之前一段提到“西洋語雖侏僂，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不必懷鉛握槧，如揚子之遠訪計吏之勤也。定州薛俊者《日本寄語》謂西北曰譯，東南曰寄。”這就是說，〈澳譯〉雖為世上首份澳門語的系統性紀錄，它的體例卻非原創，從書中提及“定州薛俊者《日本寄語》”已可肯定，印、張在編寫〈澳譯〉時曾經參考《日本寄語》，而《日本寄語》亦沿襲了古代中國字書辭典的分類編排方式。

對於兩文的內容，章先生已在〈清代澳門與日本〉中作出比較，統計所得：

〈澳譯〉記錄的詞彙中與《日本寄語》相同的有101個，相近的為51個，合計152個。詞彙數佔〈澳譯〉的38.5%和《日本寄語》的42.3%，所佔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二。⁽¹³⁴⁾

由此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澳譯〉的體例是以《日本寄語》作為主要參考。前者既沿用《日本寄語》的體例，又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而有所變通。從內容上看亦是如此。⁽¹³⁵⁾

雖然說〈澳譯〉與《日本寄語》體例相似，但內容仍不乏其獨特之處，如表中有關閩、前山寨、青洲、澳門、議事亭、大西洋等地名，及兵頭、四頭人、管庫等官名，均反映了澳門本身在地理、政治、社會發展的特點。其中“Macau”的對音“馬交”一詞，更一直沿用至今。

3. 注音方法

《澳門記略》的注音方法是以漢字標註澳門土生葡語詞的讀音。這種注音方法在中國已有悠久歷史。按章文欽先生在〈清代澳門與日本〉一文中對此段研究所得，揚子（即揚雄：公元前53至公元18年）所撰寫的《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一書，就是以漢字著錄各地方言和外國語音方法之始祖。章先生稱此法為“假借之法，所謂假借之法，即借用同音字來表示語言中某些有音無字的詞。”“日文和葡文對於漢文屬外來文字，其詞彙在以適當的方式加以著錄之前，在漢文中本無其書面形式，但用同義的漢字著錄其詞義，再用同音的漢

字註明其讀音，借助於漢字所著錄的音義，這些詞彙便構成一種新的書面形式，為懂漢文而不懂日文或葡文的人所理解。”⁽¹³⁶⁾

然尚可補充說明的是，在唐代的梵漢對譯詞彙表有義淨的《梵語千字文》等，已在音譯意譯梵文的同時加寫了梵文原詞對照。而明代的〈華夷譯語〉、〈回回館譯語〉等也都沿用這種格式⁽¹³⁷⁾，可見《澳門記略》缺少葡語原文是較為落伍。否則，就不用今人費心去還原其文之詞語了。章先生又說：

以漢字註葡文讀音，其注音方法雖然不如利瑪竇以羅馬字註漢文讀音進步，但注音頗為準確。作者用澳門官印局版的《中葡字典》和其他西方文獻，這些單詞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能找到準確的葡文對音。⁽¹³⁸⁾

話雖如此，在筆者找到的兩篇外文譯作中，作者根據表中詞彙的漢語對音還原的葡語詞彙並不完全相等，而且有些詞語的葡語對音問題仍然未能解決。前者沒有對還原的詞語作出註釋，正如鮑登在他的文章⁽¹³⁹⁾中對高美士的《澳門記略》葡語譯本所作的如下評價：

高美士亦重整了大部分的葡語詞，但是他所還原的詞彙並不總是準確的，有時僅僅是從漢語詞意譯過來，而且他的表中仍有許多空白之處。⁽¹⁴⁰⁾

此外，鮑登亦說明了自己重整詞彙表的用意：

雖然我重整的詞彙表仍不完整，但希望在加上註釋後，可以發揮驗證作用，仍有一點用處，尤其因為高美士沒有在其表中作出任何註解。⁽¹⁴¹⁾

雖然章先生說“這些單詞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能找到準確的葡文對音”，而鮑登也認為“詞彙表編者用以注音的方言，似乎大致上都是廣東話”，但看來表中的注音並不如上述“大致上都是廣東話詞彙”那麼簡單。不過，礙於種種因素，要百分百地把這詞彙表內的詞彙還原仍是一件困難的事。

首先，雖然〈澳譯〉篇裡記錄的是在澳門地區所說的葡萄牙語，但是由於作者沒有提及有關資料之出處、注音之經過，以及最重要的是，用以注音的漢語語音，究竟是全國通用的官話，抑或是以別的

方言為標準，其可能性也實在很多。

首先，“印光任和張汝霖是學習和介紹葡語的有心人”，如由他們親自記音，〈澳譯〉篇中所用的漢語字音便可能是官話、上海話或安徽話，理由是《澳門記略》出自兩人之手，二人均是朝廷命官，使用官話的理由十分充份。此外，前者是江南寶山人（今上海寶山縣人），後者是安徽宣城人，他們使用家鄉話來作記錄，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所作的記錄之中很可能含有上述兩地方音。

另一方面，《澳門記略》中云：“其商僮、買辦諸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又云：“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傲蕃衣服聲音。”⁽¹⁴²⁾由此可見，如〈澳譯〉篇中的漢語對音為第三者手筆，那麼，這些漢字字音也有可能是閩南或廣東方音了。

再者，此書成於18世紀中葉（1744-1751），葡萄牙人在澳門殖民已有二百年之久，因此當時理應存在一群久居澳門、通諳華語的葡國人。《澳門記略》其中一例載云：“有呂武勝者，尤點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二十餘年，土語、華言及漢文字皆諳曉，人呼為呂大班。”⁽¹⁴³⁾

此外，還有不可忽略的是，除了來自葡國本土的葡萄牙人外，在澳門也出現了一群為數不少的土生葡人，由於他們通諳葡語和漢語，也極有可能成為張、印的橋樑。這種種的可能性，使〈澳譯〉詞語注音的準確性再打了折扣。如果〈澳譯〉篇之注音者不祇一人的話，就更增加其還原的複雜性了。

此外，驟眼看來，文中以漢字注音的方式並不科學，注音過程並不嚴格，注音用字也不統一，同一字音，以至同一詞語，在文中不同之處，常以不同的用字來注音。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西曆一至十二月的注音，在〈澳蕃篇〉文中是這樣寫的：

以冬至後七日為歲首，插椰葉於戶，人相賀歲。三百六十五日分為十二分：一分曰沙聶祿，三十一日；二分曰勿伯勒祿，二十八日；三分曰馬爾所，三十一日；四分曰亞伯理，三十日；五分曰馬約，三十一日；六分曰如虐，二十日；七分曰如略，三十一日；八分曰亞我斯篤，三十一日；九分曰斯等伯祿，三十日；十分曰呵多

伯祿，三十一日；十一分曰諾文伯祿，三十日；十二分曰特生伯祿，三十一日。紀年以耶穌始生之歲為元年，稱一千四百若干年。⁽¹⁴⁴⁾

若將之與書後〈澳譯〉所錄對比則得出下表：

[義]	〈澳蕃篇〉內文	〈澳譯〉
正月	沙聶祿	燕爹爐
二月	勿伯勒祿	非比列盧
三月	馬爾所	孖爐唛
四月	亞伯理	亞比列盧
五月	馬約	孖爐
六月	如虐	欲欲
七月	如略	欲爐
八月	亞我斯篤	亞歌數
九月	斯等伯祿	雪添補爐
十月	呵多伯祿	愛都補爐
十一月	諾文伯祿	糯占補爐
十二月	特生伯祿	利占補爐

比較兩者，雖然各詞的發音十分相近，或更正確地說，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但明顯可見，用以註同一音的漢字幾乎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詞彙表的注音是出自多於一人之手，且這些人可能不完全是操同一種方言的。

如果我們把範圍收窄，即使在同一表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注音用字不統一的情況，例如：

[義]	[音]	[土]
184 雀鳥	巴蘇路	Pássaro
294 燕窩	連奴巴素蘆	Ninho pássaro

若以北方官話或廣府話為準，“蘇路”和“素蘆”在於音調的區別，表內還可找到其它方面有區別的例子，我們將在下面分析注音的一節中專門討論之。

除了漢語對音方面的複雜性外，葡語方面由於記錄的是澳蕃用語，發音方面多少必與當時的大陸葡語有別，其中夾雜了不少澳門土生葡語的成分。這些差異不僅表現在發音方面，還表現在用詞方面，這都可從篇中字彙的分析得到證明。對譯時不能忽略的另一困難是，〈澳譯〉中所記的音是18世紀時的發音，距今亦已逾二百年了。為此，在研究葡漢對音的同時，我們還必須顧及古今葡語之差異，方能更精確地反映張、印之所記。鮑登認為：

詞彙表編者用以注音的方言，雖不能說全部是，但大部分屬廣東方言。……經常使用發音祇粗略相等的文字來記錄原音，使在決定使用的是哪種方言的時候造成困難，但仍可找到大量例子來清楚引證所用的是廣東方言。(145)

基於上述的複雜情況，筆者往下將對收集來的十篇中外版本進行校勘分析，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對其中疑問之處再行探討。由於乾隆本為最早的版本，筆者就以乾隆本為基礎，對上述十個漢語版本作出比較。

在比較各中文本時，若以廣府話為準，不難發現存在以下用字上的差異：

1) 同音字：如第64條“關閘”的漢語注音在A版本是“波打些古蘆”，在B版本變成了“波打賒古蘆”。

2) 近音字：如第132條“銅匠”的漢語注音在A版本是“個卑哩盧”，在J版本中卻是“個比利盧”。

3) 形音皆近字：如第96條“兄”的漢語注音在A版本是“意列猛架蘭地”，在B版本中卻是“意利猛架蘭地”。

4) 異體字：如在A版本中第128條的“坭水匠”，在F及J版本中則寫作“泥水匠”。

不過，這些差異，對對音的工作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困難，分析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各版本中均存在一些錯字，這使我們除非借助相應漢字的意義從旁猜想，不然實難單憑其漢語對音推敲出正確的葡語詞來。這裡所指的錯字，是指字形相近但語音區別明顯的字。例如A版本第284條“醋（原字為vinagre）”的漢語注音“而那已梨”，在B、C、D及G版本中均寫作“而那已梨”，而在K版本中則寫作“而那已梨”。還有一部分的漢語對音字彙由於筆畫模稜兩可，以致出現兩個可能的葡語對音，如第389條的“利錢”就是一例，其漢字注音的第一個字可能是“于”也可能是“干”，所以其葡語對音便出現了“juro”和“ganho”兩個均有可能是答案的葡語近義詞來。這些錯字並非祇存在於後來的抄本當中，即使作為各項分析依歸的最初版本乾隆本中也存在一些注音上的謬誤，部分已在後來的若干版本中修正，部分仍須努力發掘。現將已經發現的可能錯誤詳列表如下：

編號	漢字	讀音*	對音正字	土生葡語原詞
39	今月	依時羊時	美/咩	Esse mês/mez
45	天陰	以土果力些	士	Escurecê
52	水	了古	丫	Agu/ago
55	井	沒酥	波	Poço
59	樓	所已拉度	巴	Sobrado
65	稅館	芋浦	芋	Hupu / Hoppo
73	落水	歪哪了古	丫	Vai na agu/ago
100	叔伯	即是挑	**	Tio
144	肩***	甚未賒刺	刺	Sobrancelha
150	耳	芋非嘍	芋	Uvido
279	麥	也里古	地	Trigo
208	蒜	了盧	丫	Alo
236	硝	要列地利	耍	Solitre
248	鞋	八度	****	Sapato
255	帳	架了	丫	Caia
270	羽緞	家羊羅以	美/咩	Camelote
271	羽紗	家羊浪	美/咩	Camelão
284	醋	而那已梨	己	Vinagre / vinágrri
339	錢	孖土	士	Maz
340	分	公地鎖	鍊	Condorim
354	哭	做刺	刺	Chorá/ chorá
358	看見	也可刺	刺	Já olá
359	無看見	嚟可刺	刺	Non olá
377	講	法刺	刺	Falá

*斜體字應為錯用字。**“即是”應刪除。***“肩”應為“肩”之誤寫。****“八度”前應有一個注“sa”的對音漢字。

鮑登教授在他的文章〈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146)中對這一詞彙表已作了十分詳細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而且他亦正確地提到“在詞彙表中所列的395個詞語或短語中，大約370個可被還原為葡萄牙語。其中有些列出的語法和詞彙使我們肯定該表所代表的語言為當時澳門的印葡方言，而且是從口語而非文章中記錄下來的。”(147)

不過，筆者認為，他在還原有關詞語時，似乎仍沒有完全考慮某些土生葡語及規範葡語之間的差異，這個問題也在高美士的譯本中出現，因此，筆者擬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作一點補充。

以下筆者將參考有關土生葡語的文章，找出與〈澳譯〉同義的土生葡語詞或語法規律，與後者進行比較，用以分析和辨別〈澳譯〉中可能是土生葡語的成分。參考的文章及書籍主要包括：

- 1) 《昔日的澳門》(詩集)⁽¹⁴⁸⁾(以下簡稱 M.D.T.A.)
- 2) 《澳門基督徒的話語》⁽¹⁴⁹⁾(以下簡稱 Papiá)
- 3) 《澳門土生葡人方言匯編—語言、人種史及民間藝術》⁽¹⁵⁰⁾(以下簡稱 Glos.)
- 4) 《大西洋國》⁽¹⁵¹⁾(以下簡稱 T.S.Y.K.)
- 5) 《甜美的澳門土語》⁽¹⁵²⁾(以下簡稱 D.P.D.M.)

4 《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語音面貌

4.1 澳門土生葡語語音的特點

雖然前面的章節曾經提到，由於注音用字來自不同的方言，對還原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難，不過，在分析過程中，我們仍能分辨出一些明顯屬於土生葡語方言語音方面的特點：

(a) 在土生葡語中，不少詞的詞形與同義的規範葡語詞詞形十分接近，換句話說，它們可被歸納為派生自規範葡語詞的葡語方言詞，而其中又可分為下列幾種情況：

i) 字首脫落，如：

	[義]	[土]	[葡]
214	苦瓜	Margoso	Amargoso
225	芋	Nhame	Inhame

ii) 字尾脫落，如：

	[義]	[土]	[葡]
52	水	Agu/ago	Água
148	舌	Língu	Língua

iii) 也有字首字尾均脫落的，但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如：

	[義]	[土]	[葡]
109	男人	Ome*	Homem
381	學	Prendê	Aprender

*此字有兩種同音寫法home/ome，可以順序作為b)和c)的例子，亦反映了土生葡語詞的寫法並不統一。

(b) 不定式動詞詞尾r脫落，是土生葡語動詞的一大特點，我們可從注音反映出來，明顯的例子有：

	[義]	[音]	[土]
62	門門	非渣波打	Fichá porta
72	上山	數畢孖度	Subí mato
272	食	故未	Comé
277	早飯	亞路無沙	Almoçá
347	買	公巴喇	Comprá

355	笑	哩	Ri
358	看見	也可刺	Já olá
359	無看見	嚟可刺	Non olá
374	耍	霸些也	Passeá
377	講	法刺	Falá
380	教	燕線那因地	Ensiná gente/genti
381	學	庇連爹	Prendê
382	忘記	意氏記西	Isquecê
388	就到	亞哥立這加	Agola chegá
391	死	磨利	Morê

上例中的漢語注音均沒有註出不定式動詞的尾音r，這並非出於漏註，而是這個在規範葡語中存在的尾音r，在土生葡語中已經消失。按巴塔亞的解釋，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東方的印葡方言之中。⁽¹⁵³⁾

(c) 另一種土生葡語的特點是，在規範葡語中的雙顫音rr，在土生葡語中都變成了單顫音r⁽¹⁵⁴⁾，但由於漢語中不少方言無r音的關係，這個r音不能在表中反映出來，而祇能以舌尖中音l表示之：

	[義]	[音]	[土]	[葡]
155	肚	馬哩家	Bariga	Barriga
274	米	亞羅時	Aroz	Arroz
176	狗	革佐路	Cachoro	Cachorro
391	死	磨利	Morê	Morrer

(d) 在規範葡語中以兩個強元音字母ã和o組成的鼻二合元音ão，在土生葡語中都發由強元音字母á加上m組成的ám音⁽¹⁵⁵⁾，如：

	[漢]	[土]	[葡]
46	地	Chám	Chão
123	蕃人	Cristám	Cristão
153	手	Mam	Mão
154	心	Coraçám	Coração
205	葡萄	Jambolám	Jambulão
251	袴	Calçám	Calção

(e) 鼻單元音ã和鼻二合元音ão不分。從下面的例子中“孟”字註ã和ám可見，在土生葡語中ã和ám是難以分辨的。

	[義]	[音]	[土]
96	兄	意列猛架蘭地	Irmão grande/grandi
98	姊	意利孟	Irmã

153 手盃 *Mám*

(f) 輔音 ch 不發 sh (即 [ʃ]) 而發古葡語音 tch (即 [tʃ])⁽¹⁵⁶⁾，這情況與巴西葡語相同，這可從廣東話註音的用字上反映出來，如：

[義]	[音]	[土]
46 地	爭	<i>Chám</i>
7 雨	租華	<i>Chua</i>
23 細雨	庇記呢奴租華	<i>Piquinino chua</i>
24 大雨	租華架蘭地	<i>Chua grandi</i>
76 水退	孖哩燕占地	<i>Maré enchente</i>
90 亞婆	自茶	<i>Chacha/chichai</i>
118 唐人	之那	<i>China</i>
176 狗	革佐路	<i>Cachoro</i>
233 鉛	針步	<i>Chumbo</i>
245 帽	劊包	<i>Chapeo</i>
304 升	租罷	<i>Chupa</i>
317 鎗	租沙	<i>Chuça</i>
354 哭	做刺	<i>Churá</i>

(g) 土生葡語詞尾元音雙元音化，也是源自古葡語的特色⁽¹⁵⁷⁾。如：

[義]	[音]	[土]	[葡]
44 一月	悞尾時	<i>Um máis</i>	<i>Um mês</i>
		<i>/mêiz</i>	
327 三	地里時	<i>Trêis</i>	<i>Três</i>
334 十	利時	<i>Dêis</i>	<i>Dez</i>

(h) 不少在規範葡語中的 e 在土生葡語中都變成 i。我們發現，在 e 變成 i 後，其發音與漢語註音更加吻合，尤其是在字首和字尾，情況更為明顯，如：

[義]	[音]	[土]	[葡]
382 忘記	意氏記西	<i>Isquecê</i>	<i>esquecer</i>
68 遠	口倫千	<i>Longi</i>	<i>Longe</i>
92 母	買	<i>Mai</i>	<i>Mãe</i>

如果我們把土生葡語中的 e 讀成 [i]，很多註音上的疑團便可解開，而事實上，在規範葡語中 e 在詞首非重讀時，亦發 [i]。⁽¹⁵⁸⁾

[義]	[音]	[土]
75 水長	孖哩燕占地	<i>Maré enchente</i>
122 引水	英加米央地	<i>Encaminhante</i>
324 船	英巴家生	<i>Embarcação</i>

379 歡喜 貢顛地 *Contente*

不過，在土生葡語中，似乎有時重讀的 e 也發 [i]：

[義]	[音]	[土]
40 今日	依時里亞	<i>Ésse dia</i>
41 今時	依時可喇	<i>Ésse hora/ora</i>

(i) ei 簡化成 e：

[義]	[音]	[土]	[葡]
25 正月	燕爹爐	<i>Janéro</i>	<i>Janeiro</i>
26 二月	非比列盧	<i>Feveréro</i>	<i>Fevereiro</i>
127 木匠	架變爹盧	<i>Capintero</i>	<i>Capinteiro</i>
298 椅	架爹喇	<i>Cadera</i>	<i>Cadeira</i>

(j)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曾說“中國人在他們的語言沒有流音 r，而且從不使用中間沒有元音的兩個輔音。”⁽¹⁵⁶⁾對於第一種說法，上述不定式動詞詞尾 r 脫落，已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過，利氏的這個說法，仍有商榷的餘地，因為在北方官話中就有輔音 r，祇是這個 r 必定用作聲母，而不可能在韻尾出現（北京兒化韻除外）。因此，利氏所指的漢語應是他所接觸的一種沒有 r 音的漢語方言。我們在表中也能發現，規範葡語中的 r 音，在土生葡語中變成了 l 的例子，相信是受漢語影響的結果：

[義]	[音]	[土]	[葡]
313 (傘)	岑悲利路	<i>Sombrêlo</i>	<i>Sombreiro</i>
393 如今	亞哥立	<i>Agola</i>	<i>Agora</i>

(k) 對於利氏所說的第二種情況，我們亦可從土生葡語中找到例證，因為在土生葡語中，規範葡語中的二合字母 lh 均變成了 l，如：

[義]	[音]	[土]	[葡]
67 青洲	伊立灣列地	<i>Ila verde</i>	<i>Ilha verde</i>
93 子	非盧	<i>Filo</i>	<i>Filho</i>
94 女	非喇	<i>Fila</i>	<i>Filha</i>
134 老人	因的威盧	<i>Gente/genti vêlo</i>	<i>Gente velha</i>
143 眼	呵盧	<i>Ôlo</i>	<i>Olho</i>
208 蒜	丫盧	<i>Alo</i>	<i>Alho</i>
359 無看見	嚟可刺	<i>Non olá</i>	<i>Não olha</i>

從上例可見，里、立、盧、喇、刺的聲母均為 l，我們雖可爭辯說由於漢語中沒有 lh 的音位，因此不能找到可表示此音的漢語單字，然而要是我們

將之與土生葡語詞比較，卻出奇地融合。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漢字注音，就是土生葡語詞的發音。

(1) 土生葡語詞彙的寫法十分不穩定，也是其主要特點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規範葡語中一些元音在重讀時發音有變的情況影響。前面提到的有時 e 寫成 i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元音字母 o 在非重讀音節時也有音變為 u 的情況：

[義]	[音]	[土]
52 水	丫古	Agu/ago
65 稅館	芋浦	Hupu/hoppo

4.2 漢語注音方面的問題

雖然我們在上面找到很多證據證明表中有些前人未解決的漢語注音問題，都能以土生葡語的發音特點完滿解釋，但是，仍有不少情況是由於漢語和葡語發音系統及文字結構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注音與原音上的差異問題，並不是雜亂無章隨意亂譯而產生。在下面的統計分析中，我們將會看到，不少驟眼看來注音錯誤的地方，其實有其注音規律，其中一些更是古已有之。

(a) r 和 l 不分。這是由於用以注音的漢語方言中沒有 r 的原故。表中很多原字應發 r 音的地方均用了廣東話音聲母為 l 的漢字來注音，如：

[義]	[音]	[土]
169 虎	的忌利	Tigre
176 狗	革佐路	Cachoro
220 芹	拉巴沙	Rabaça
226 藤	聿打	Rota
231 象牙	麻立分	Marfim
354 哭	做刺	Churá
366 黑	必列度	Preto
367 白	霸郎古	Branco
375 外	科立	Fora
376 內	連度盧	Dentro
386 懶	庇哩機蘇素	Preguiçoso

事實上，“葡語中 r 的發音一直是所有海外葡語方言中的一個難點”⁽¹⁶⁰⁾。對於這種情況，巴塔亞的意見是，r 被 l 代替的現象不祇出現在中國人的發音中，在葡萄牙，小孩子亦常以 l 代之，在澳門，兒童要花更長的時間將之改正過來，這種情況肯定是

因其在童年初期僅習慣說廣東話而惡化。

(b) 不少由兩個輔音組成的“複輔音”中後一輔音為 r，或以輔音 r 結尾的音節，其漢語注音中 r 音省略：

[義]	[音]	[土]
13 冷	非丫	Fria
18 北	諾的	Norte
63 城門	波打氏打的	Porta cidade
70 近	必度	Perto
328 四	瓜嘜	Quatro
357 書信	吉打	Carta
394 肥	噶度	Gordo

或是以一個廣東話聲母為 l 的漢字表示之，表中亦有大量這樣的例子，如：

[義]	[音]	[土]
51 石	畢打喇	Pedra
60 庫房	哥肥里	Cofre
61 開門	亞悲哩波打	Abrí porta
64 關關	波打賒蘆古	Porta cerco
66 前山寨	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o
67 青洲	伊立灣列地	Ila verde
71 海邊	罷殫呀	Praia
84 皇帝	燕罷喇多盧	Imperador
88 書辦	意士記利橫	Escrivão
97 弟	意利孟庇記呢奴	Irmão piquinino
104 外父	疏古盧	Sogro
110 女人	務惹盧	Mulher
149 鬚	巴喇罷	Barba
214 苦瓜	麻立哥胙	Margoso
314 鼓	擔摩盧	Tambor

或許我們可以另外一種方式解釋說，表示葡語裡雙輔音中的第一個輔音，或是單一個輔音，都是以一個完整的漢字表示之。這正好是利氏所言“漢語從不使用中間沒有元音的兩個輔音”而引致之翻譯結果。這種情況，除了上述有 r 的例子外，還有：

[義]	[音]	[土]
131 裁縫	亞利非呀的	Alfaiate
145 鼻	那哩時	Nariz/narêis
163 脈	甫盧嗦	Pu/so

167 頸	未氏哥做	Pescoço
251 褲	架喇生	Calçám
257 席	以士爹拉	Esteira
266 棉花	亞里古當	Algodão
330 六	些時	Sês
336 一千	吾味爐	Um mil
337 一萬	利時味爐	Dez mil
339 錢	孖士	Maz

305 尺	哥步*度	Côvado
333 九	那皮	Nove/novi

iii) 以廣東話聲母為 f 的漢字註音，如：

[義]	[音]	[土]
76 水退	孖哩化贊地	Maré vasante
150 耳	芋非嘍	Uvido

雖然 v 音分別以 b、p、f 音註之，但可以發現，b、p 屬雙唇音，f、v 屬唇齒音，它們的發音均屬唇齒部位，因此所發的音十分相似，亦可能因為這個原因，譯者未能將之分辨，以至用了 b、p、f 來註 v 音。對於 b、p 不分，我們也可在表中找到大量以 b 音記 p 音的例子，如：

[義]	[音]	[土]
23 細雨	庇記呢奴粗華	Piquinino chua
61 開門	亞悲哩波打	Abri porta
63 門門	非渣波打	Fichá porta
70 近	必度	Perto
71 海邊	罷拉呀	Praia
107 表兄	備僉無	Primo
114 和尚	巴的梨	Padre
126 貧	波的梨	Pobre
128 坭水匠	必的哩盧	Pedreiro
159 (腳)	比	Pé / pé
166 皮	卑梨	Pele
182 鵝	八打	Pata
184 雀鳥	巴蘇路	Pássaro
198 桃	卑時古	Péssego
204 萬壽果	霸拜也	Papaia
210 黃瓜	備邊度	Pepino
214 西瓜	罷爹架	Pateca
245 白礬	必都路眉	Pedrome
307 紙	霸悲立	Papel
310 碗	布素蘭立	Porcelana/persulana

(c) 鮑登說在 chua 一字中的輔音 v 已經消失⁽¹⁶⁰⁾，而在其他字中，v 則保留。要是我們細心分析，對於 v 音的情況，除了第 284 條（醋）外，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i) 以廣東話發音為零聲母合口呼的漢字註音，如：

[義]	[音]	[土]
5 風	挽度	Vento
20 無風	喂叮挽度	Non tén vento
21 有風	叮挽度	Tén vento
73 落水	歪哪丫古	Vai na agu
88 書辦	意士記利橫	Escrivão
111 兵頭	個患多盧	Governador
134 老人	因的威盧	Gente/genti vêlo
172 鹿	偉也度	Veado
345 爾	窩些	Você
346 去	歪	Vai
348 賣	灣爹	Vendê
349 來	耍永	Já vên
360 回家	歪加乍	Vai casa
390 生	偉步	Vivo

ii) 以廣東話聲母為 p 或 b (有*者) 的漢字註音，如：

[義]	[音]	[土]
6 雲	奴皮	Núve
26 二月	非比*列盧	Feveréro
83 噶囉巴	減打比*	Batavia
89 亞公	擺亞波*	Pái avô
129 銀匠	芋哩比*	Ourives
139 惡人	罷喇補*	Bravo
221 芥蘭	哥皮	Couve/cóve

在《澳門記略》正文裡也能找到以 b 註 p 的例子：

[音]	[葡]
加必丹末	Capitãmor (H 版本 p. 123)
貝多羅	Pattra (H 版本 p. 161)

(d) d 和 t 不分。這主要是用了廣府話聲母不送氣舌尖中音 d 的漢字來註送氣舌尖中音 t，如：

[義]	[音]	[土]			
4 星	意事爹利喇	Istréla	24 大雨	租華架蘭地	Chua grande/grandi
5 風	挽度	Vento	96 兄	意利猛架蘭的	Irmão grande/grandi
8 晴	幫顛布	Bom tempo	96 兄	意利猛架蘭的	Irmão grande/grandi
11 夜	亞內的	Anôte	97 弟	意利孟庇記呢奴	Irmão pequenino/piquinino
18 北	諾的	Norte	75 水長	孖哩燕占地	Maré enchente
19 發風颶	度方	Tufão	76 水退	孖哩化贊地	Maré vasante
20 無風	喂叮挽度	Non têm vento	77 波浪	嗎利時	Marés
20 有風	叮挽度	Têm vento	186 魚	卑時	Peixe / pésse
57 舖	布的架	Botica	296 魚翅	鵝渣地庇時	Asa de peixe / Aza de pésse
61 開門	非渣波打	Fechá porta	184 雀鳥	巴蘇路	Pássaro
70 近	必度	Perto	294 燕窩	連奴巴素蘆	Ninho pássaro
72 上山	數畢孖度	Subí mato	66 前山寨	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o
75 水長	孖哩化贊地	Maré vazante	216 白菜	無刷打巴朗古	Mostarde branco
95 孫	列度	Neto	367 白	霸郎古	Branco
108 人	因的	Gente/genti	42 一年	悞晏奴	Um ano
131 裁縫	亞利非呀的	Alfaiate	43 一時	悞可(喇)	Um hora
169 虎	的忌利	Tigre	44 一月	悞尾時	Um mês
174 羊	甲必列度	Cabrito	335 一百	吾山度	Um cento
			336 一千	吾味爐	Um mil
			290 茶葉	渣些古	Chá seco
			384 乾	錫故	Seco
			56 屋	家自	Casa
			66 前山寨	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o
			360 回家	歪家乍	Vai casa
			37 去年	晏奴罷沙圖	Ano passado
			38 今年	依時晏爐	Esse ano

但也有以 t 注 d 的例子，如：

[義]	[音]	[土]
9 早	賒圖	Cedo
37 去年	晏奴罷沙圖	Ano passado

這種 d、t 互註的情況，在《澳門記略》內文亦有不少例子：

[音]	[葡]	
地滿	Timor	(H 版本 p. 142)
哥斯達	Costa	(H 版本 p. 150)
加必丹末	Capitãmor	(H 版本 p. 123)
不刺頭	Beladan	(H 版本 p. 118)

(e) 同一音用不同的字代表，從下列例子可以發現，雖然註音用字並不統一，但是它們的廣東話發音，要不完全相同，要不十分相似，例如“孖”和“嗎”發音完全一樣，“古”和“故”、“猛”和“孟”等，分別祇在於聲調；而“地”和“的”、“自”和“乍”等，聲母相同，韻母相類；“奴”和“爐”則聲母相類，韻母相同。

[義]	[音]	[土]
22 風大	挽度架蘭地	Vento grande/grandi

即使我們抽取用以注同一音節的漢字來分析，也可以總結出上述現象。現在我們就拿 ma/mar/man 這些使用頻率甚高的音節來作為例子分析：

[音]	[土]
孖	Março, mar, maio, maz, mato, margo, maré, mama
嗎	Maré
馬	Macau, manso, maçã, chumaço
萬	Manila, mana, mancebo
蠻	Mandarim, manduco
罵	Marinho
麻	Margoso, cama

結果發現，由於 r 或是不譯出來，或是以另一漢字獨註之，因此，表中的 ma 就有孖、嗎、馬、罵、

麻等漢字對音。這些漢字，聲韻皆同，所不同者，僅在聲調。另一方面，我們又可發現，man 可用萬、蠻、馬對音。萬既可對重音 (mana) 和非重音 (manila)。

(f) 如上所說，鑑於漢語對音的出處不詳，可能性亦很多，但仍有某些詞彙的注音明顯是與某種方言最為接近的，如：

(i) 廣東話。鮑登認為表中的詞彙大部分都是以廣東話注音的⁽¹⁶²⁾，而這方面明顯的例子有：

[義]	[音]	[土]
58 街	蘆呀	Rua
60 庫房	哥肥里	Cofre
71 海邊	罷殮呀	Praia
74 行路	晏打	Andá
76 水退	孖哩化贊地	Maré vazante
78 澳門	馬交	Macau
99 姊	萬那	Mana
289 鴉片	亞榮	Afião

(ii) 北方官話。鮑登認為除廣東話外，也有明顯較接近北方官話的：

[義]	[音]	[土]
265 絲	些大機拿	Seda china
316 砲	崩巴而大	Bombarda

(iii) 其它方言。雖然鮑登說表中大部分詞語是以廣東話注音，亦舉出可能是以官話注音的例子。但在表中我們仍可找到大量顯然與廣東話及官話發音有別的注音。如例證僅有一個，那麼我們可以推說注音錯誤，然而表中有很多規律性的例證，我們不可忽視之。雖然我們不能從中完全推斷出注音的是哪種方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用以注音的有可能是當時的廣東話或廣東話中的某一次方言，甚或是廣東話以外的另一種方言。這點正好證明 18 世紀澳門的漢語社會與葡語社會一樣，都是處於一個多方言的混雜情況。

現在，筆者把找到的方言規律詳述如下：

1) m、b 互換的情況

在下列例子中，如把以廣東話輔音 m 為聲母的漢字發 b 音，則與原字發音更為相似：

[義]	[音]	[土]
83 噶囉巴	滅打比	Batavia
155 肚	馬哩家	Bariga
167 頭	未氏哥做	Pesçoço/pisçoço
191 竹	麻無	Bambú
200 袖	任無也	Jamboá
205 葡萄	任無朗	Jambulám
212 番瓜	麼把喇見爾	Bobrá guiné
218 莧	麻養	Baião
224 蕃薯	蔑打打	Batata
232 牛角	般打地無化立	Ponta de búfra
292 餅	麼蘆	Bolo
295 海參	未昨孖立	Bicho mar
297 桌	務弗的	Bufete
301 盒	務賒打	Boceta

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詞以與廣府音的 m 在音變上對應為 b 的方言注音，如福建話就是與廣東話有 b、m 的對應關係。如上表中的滅、馬、未、麻和務在廈門話的發音順次是 [biɛt5]、[be51]、[bi33/be33]、[ba24] 和 [bu33]⁽¹⁶³⁾，與原來的葡語音節十分近似。另一方面，用以注音的也可能是廣東地方的閩語。如譚世寶在〈濠鏡澳、澳門與 Macao 等的名實源流考辨〉⁽¹⁶⁴⁾ 中解釋說：

至於 Macao (馬交) 來對譯濠鏡澳，是根據“澳”的譯義為“泊口”，而“泊”在粵閩方言中有與“馬”音近同而互相轉換的情況，故“泊口”與“馬頭”、“馬角”都有音義近同而可以轉換的。⁽¹⁶⁵⁾

“泊”和“馬”的對應，就是 b 和 m 的轉換，而我們在汕頭話中也可以找到與廣東話 b、m 互換的例子，如表中的“馬”、“未”和“務”在汕頭話中就分別是 [be53]、[bue11] 和 [bu35]。⁽¹⁶⁶⁾

雖然我們不能單憑一個音節的對應就肯定上述詞語是以廈門話或汕頭話發音，但是這卻是表中詞語不單以廣東話和官話注音的有力例證。

其實，m、b 互注在唐朝早已有之。周法高的〈梵文 t d 的對音〉中有說：

在“唐五代西北方音”(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羅田師著)中，用“b 譯明母，

'd 譯定母，'j 譯娘母，'g 譯疑母”；在華梵對音中也可以看出來這種音變。⁽¹⁶⁷⁾

2) g 譯疑母(按：即 ηg - η) 在表中亦找到例子：

[義]	[音]	[土]
82 小西洋	我呀	Goa

以”我”註 g 顯然不是廣東話註音，例如廈門話音 [gua51] 就比廣東音 [ɲps] 更接近原音。

3) 以 l 註 d 的例子有：

[義]	[音]	[土]
36 十二月	利占補爐	Dezembro/dizembro
40 今日	依時里亞	Ésse dia
326 二	羅蘇	Dois/dôs
334 十	利時	Dez/dâis/dêiz
337 一萬	利時味爐	Dez/dâiz/dêiz mil
361 請	亞了蘇	Adeus
376 內	速度盧	Dentro

而以 d 註 l 的例子亦存在：

[義]	[音]	[土]
15 東	爹時離	Leste

l、d 互註顯然也不是偶然的錯誤，也許亦是方言間音轉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方言間亦有 l、d 互相對應的。如丁朗《金瓶梅與北京》就有這樣的例子：

這個“在”字，各地有各地的讀音，除了正規的“zai”之外，還有不少地方讀做“dai”；而冀中的一些地方卻恰恰讀做“lai”……⁽¹⁶⁸⁾

上述的音轉關係其實在古漢語對梵文的翻譯中亦早已有之。如周法高在〈梵文 t d 的對音〉裡說：

梵文的“舌音”(linguals) t, th, d, dh 和國際音標舌尖後音(supra-dentals)的塞聲(plosives) (t), (t'), (d), (d') 大致相當。在中國人的譯音裡，大致用舌上音知、徹、澄母的字來翻譯他們。但在唐以前，有時候也用來母字來翻譯。⁽¹⁶⁹⁾

4) 葡語中的 h 音

在葡萄牙語中 h 是啞音，〈澳譯〉中亦有包括 h 音的條項：

[義]	[音]	[土]
65 稅館	芋浦	Hupu/hoppo

而同以”芋”字注音的條項為：

[義]	[音]	[土]
129 銀匠	芋哩比	Ouives
150 耳	芋非嘍	Ouvido/uvido

129 及 150 條中“芋”(廣東音)字表[u]，因此類推第 65 條中的“芋”也應表 [u]，配合葡語中 h 為啞音分析，廣東話“芋浦”正是葡語 hupu 的正確對音。另一方面，如 hupu 是“河泊”的譯音，可以肯定，記音的語言不是葡語，而是另一種 h 是有音素的語言(例為英語)。

此外，我們在表中亦發現葡語 h 似乎有音的情況：

[義]	[音]	[土]
41 今時	依時可喇	Ésse hora/ora
43 一時	悞可喇	Um hora/ora
109 男人	可微	Homem/ome

上述各條中的 ho 均以“可”字表音，不過我們亦發現以“可”注 o 的例子：

[義]	[音]	[土]
65 骨	可嗒	Osso
358 看見	也可刺	Ja olá
359 無看見	嚙可刺	Non olá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用以注音的方言中“可”發 [ɔ] 音，而不是土生葡語中的 h 有音。

h 脫落不僅出現在土生葡語中，我們亦可在不少古代外語圖文中發現借自廣東音中有聲母 h 的漢語詞的外語注音中沒有了聲母 h 的例子，如 Oquém (濠鏡)、Anção (香山)。⁽¹⁷⁰⁾

其實這個情況不難理解，原因祇是這些字註的根本不是廣東音，而是另一種以零聲母與廣東話 h 音對應的方言的發音，其一例如〈濠鏡澳、澳門與 Macao 等的名實源流考辨〉中說：

葡人約在 1516 年就已知悉此一港口的正式名字并作了準確的音譯為“Oquém”。此古葡文“Oquém”一詞後被英譯為“Ho Quem”。古葡文之所以將濠鏡譯為“Oquém”，據戴喬煊認為是“就閩南和潮州方言所作的葡文音譯”。⁽¹⁷¹⁾

(g) 注音音節減少

鮑登指出表中若干條項的注音被簡化了⁽¹⁷²⁾，如：

[義]	[音]	[土]
91 父	擺	Pai

92 母	買	Mai
170 獅	霧	Leão/leám
252 帶	非	Fio

我們可參考季羨林先生主張“佛”非 buddha 的略譯的理由：

(……)“佛”這一個名詞是隨了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的。初到中國的時候，譯經的佛教信徒們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調，不會就想到按了中國的老規矩把一個有兩個音節的字說縮成一個音節，用一個中國字表示出來。(173)

此文正告訴我們，“把一個有兩個音節的字說縮成一個音節，用一個中國字表示出來”亦是古已有之的註音方法。

(h) 還有一些字必須連讀，才能反映出其正確發音的，換句話說，有些地方前一音節的尾音與緊接之音節的元音合在一起發音，如：

	[義]	[音]	[土]
23	細雨	庇記呢奴租華	Piquinino chua
24	大雨	租華架蘭地	Chua grande/grandi
71	海邊	罷殫呀	Praia
98	姊	萬那	Mana
131	裁縫	亞利非呀的	Alfaiate
185	雞	架連呀	Galinha

(i) 葡語中的 nh 也是一個漢語中沒有的音，表中除了個別的例外(有*者)，絕大部分都以廣東音聲母為 y，即零聲母的漢字註之，如：

	[義]	[音]	[土]
30	六月	欲欲	Junho/julio
86	相公	雍	Nhom
101	嫂	冠也打	Cunhada
102	妻	共辦惹盧	Companheiro
106	舅	冠也度	Cunhado
120	火頭	故知也立	Cozinheira
121	水手	罵利也路	Marinheiro
122	引水	英加米央地	Encaminhente
*225	芋	巖眉	Nhame
263	線	里惹	Linha
286	酒	尾虐	Vinho
*294	燕窩	連奴巴素蘆	Ninho pássaro

389 利錢	千欲	Ganho
--------	----	-------

(j) 表中註音一欄中有不少廣東方言字眼，如“殫”、“孖”，以及以“口”為部首的形聲字，如“喻、噠、囑、噓”等，亦證明了這些詞語是以廣東方言註音的。

5. 《澳門記略》所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詞彙面貌

5.1 澳門土生葡語詞彙的特點

我們雖然不能把詞彙表中的詞彙、詞組和短語 395 條全部還原，但已經還原的各條中，雖然有些與規範葡語詞無異，但我們亦可以找到不少可以歸入澳門土生葡語詞彙的詞語，而其中來自葡萄牙語的，涉及語音問題者，在此不再重述(請參閱澳門土生葡語語音一節)，現分析其它的詞彙特點如下：

(a) 土生葡語中仍然保留古葡語單詞，如：

	[漢]	[土]	[葡]
213	西瓜	Pateca	Melancia
289	鴉片	Afião	Ópio
293	菜	Bredo	Leguma/vegetais
310	碗	Persulana/porcelana	Tigela

(b) 土生葡語詞中借詞所佔的比例很高，而其中又以來自馬來語和漢語的最多。如：

i) 馬來語借詞有：

	[漢]	[土]	[馬]
90	亞婆	Chacha	Chachat
116	通事	Jurubaça/jurubassa	Jurubahasa
189	螺	Sipute	Siput
193	蘇木	Sapão	Sapang
199	波羅蜜	Jaca	Chakka
200	柚	Jamboa	Jumbua
217	甕菜	Cancom/cang-công	Kangkong
250	屨	Chiripo	Cherippu
304	升	Chupa	Chupak
340	分	Condorim	Kanduri

ii) 漢語借詞有：

	[漢]	[土]	[音]
65	稅館	Hupu/hoppo	河泊
302	秤	Dacheng/dachêm	大秤/戥秤
309	箸	Faichi	筷子

iii) 來自日本語的借詞，如：

[漢]	[土]	[日]
196 柿	Figo-cáqui	Kaki
255 帳	Caia	Kaia
283 醬	Miçó	Miso/mixo

iv) 還有借自其他語言的，如：

[漢]	[土]	[語]
19 發風颶	Tufão/tufán	阿拉伯語
86 相公	Nhom	非洲或佛得角語

(c) 此外，還有外語借詞和葡語結合構成的複合詞，如：

[漢]	[土]	[構]
196 柿	Figo-cáqui	無花果[葡]+柿[日]

(d) 以及由兩個葡語詞組合成的土生葡語詞：

[漢]	[土]	[構]
11 夜	Ânoite	冠詞 a + 名詞 noite
89 亞公	Pai-avô	父親 + (外) 祖父

(e) 表中很多單詞都沒有收入規範葡語之中，但卻可在規範葡語中找到意義相同的用詞，由此證明它們屬於土生葡語的詞彙，如：

[漢]	[土]	[葡]
86 相公	Nhom	Senhor
89 亞公	Pái avô	Avô
90 亞婆	Chacha/Chichai	Avó
116 通事	Jurubaca/Jurabassa	Intérprete
196 柿	Figo cáqui	Dióspiro
212 蕃瓜	Bobra'guiné	Abóbara
310 碗	Porcelana/persulana	Tigela
325 一	Unga	Um/uma

(f) 而另一些詞語，雖然存在於規範葡語之中，但它們在土生葡語中的意義，與在前者中的意義並不完全相等，有的義域擴大或縮小了，有的義項增加了，有的意義改變了。不過，它們之間仍有某程度上的連繫（解釋請參閱附表），如：

[漢]	[土]	[原]
59 樓	Sobrado	(房舍內的)地板
81 大西洋	Reino	王國
123 蕃人	Cristão	基督教徒
176 狗	Cachorro	小狗

183 白鴿	Pomba	雌鴿
197 棗	Maçã	蘋果
222 蕉子	Figo	無花果
254 被	Colcha	床單
258 枕	Chumaço	小枕頭
260 綢	Saia	裙子
282 油	Azeite	橄欖油
285 糖	Jagra	粗糖
306 筆	Pincel	鉛筆
310 碗	Porcelana/persulana	瓷器
317 鎗	Chuça	槍
364 貿易	Contrato	合約

(g) 詞組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從漢語直譯過來的意譯詞，它們都是字面上的翻譯，規範葡語中是不會這樣表達的（解釋請參閱附表），明顯屬於澳門葡語方言詞。如：

[漢]	[土]	[葡]
96 兄	Irmão grande/grandi	Irmão mais velho
134 老人	Gente/genti vêlo	Pessoa velha/idoso
335 一百	Um cento	Cem

(h) 土生葡語中有意譯自漢語詞的詞組，它們所指的是葡萄牙沒有中國才有的事物，如：

[漢]	[土]	[構]
294 燕窩	Ninho de pássaro	窩+的+鳥
295 海參	Bicho (do) mar	虫+ (的) +海
296 魚翅	Asa de pêsse	翅膀+的+魚

(i) 如前所述，表中出現若干錯字，對還原工作造成困難，而其中最嚴重者是字形相近之誤，幸好表中犯了此錯誤的僅有一條。

[漢]	[土]	[原]
144 肩	Sobrancelha	眉

另一種誤譯屬類近之誤，換句話說，因實物外形相似而造成。

[漢]	[土]	[原]
168 龍	Serpente	蛇
182 鵝	Pata	鴨
205 葡萄	Jambulám	一種形狀如葡萄的水果

(j) 表中漢語詞義一欄中的若干詞語本身明顯是音譯詞，如：

[義]	[源]	[語]			
83 噶囉巴	Jakarta	爪哇語	351	企	站/立
206 檸檬	Lemon	英語	353	無	沒有
227 琥珀	Xubix	突厥語	356	走開	出去
	Harpax	希臘語	359	無看見	沒有看見
	Kahrupāi	中古波斯(倍利維)語	374	耍	遊玩
267 囉吱	Beige	英語	377	講	說
289 鴉片	Opium	英語	388	就到	快到了
			394	肥	胖

5.2 〈澳譯〉中的廣東方言詞彙

在語音一節我們在註音的漢字中找到一些屬於廣東方言的字，而從漢語詞義一欄中，我們找到更多典型的廣東方言用語，由此再一次證明表中的廣東方言所佔的比例很高，如：

	[廣]	[普]
22	風大	大風
56	屋	房子
57	舖	商店
62	門門	關門
73	落水	下水
74	行路	走路
75	水長	漲潮
76	水退	退潮
89	亞公	公公
90	亞婆	婆婆
104	外父	丈人/岳父
105	外母	丈母/岳母
120	火頭	廚子
147	牙	牙齒
149	鬚	鬍子
167	頸	脖子
192	橙	橘子
223	蔗	甘蔗
224	蕃薯	甘薯
256	被	被子
272	食	吃
273	飲	喝
275	食飯	吃飯
276	粥	稀飯
312	鑊	鍋

5.3 〈澳譯〉反映的 18 世紀澳門的多元政治、社會和文化特色

本章開始時提到，〈澳譯〉的內容分別概括為天地、人物、衣食、器物及通用五類。要是我們將之進一步分類，可以粗略看到當時澳門的中葡人士在各方面的社會情況，尤其是中葡政治、文化的接觸和交融所產生的澳門特色。

在政治方面，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澳葡當局由“兵頭”領導，城內設有“庫房”，庫房設有“管庫”，此外中國政府方面設有“稅館”和“議事亭”，管治澳門的貿易活動。街上有中國人“保長”維持治安。

對外方面，澳門與“大西洋”、“小西洋”、“呂宋”和“噶囉巴”均有聯繫。澳門設有“城門”，城門經常“開門”和“閉門”，澳門以北不遠處有中國官員辦公之所“前山寨”。

此外，“海邊”、“落水”，“水手”、“引水”以及多種有關海的變化情況的詞彙如“水長”、“水退”、“波浪”均表示澳門的海上貿易十分活躍。而澳門華人幹的都是挑夫、木匠、泥水匠、銀匠、鐵匠、銅匠和錫匠等以勞力為主的工作。城內還有“尼姑”和“和尚”，此處的“尼姑”、“和尚”是指“神父”和“修女”，由於中國人一直以來祇有儒佛道教的宗教概念，因此將之與天主教的對等起來，又因當時在澳門的外國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用“cristām（基督徒）”來統稱之。

此外，18 世紀澳門人民的生活亦呈現一種混合文化的特色，除了受葡萄牙和中國文化的影響，也受馬來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飲食方面。澳門飲食文化中不祇有中國的傳統食物“粥”、“飯”、“燕窩”、“海參”和“魚翅”，同時亦有西方的“麥”和“牛乳（即乳酪）”，以及馬來食品如 jambolám

(一種形如葡萄的水果)、波蘿蜜、薺菜、檳榔等；用餐不祇用“箸”，而且也用“刀”。

詞彙表亦反映了當時澳門貿易的貨品，除了從澳門出口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竹”外，亦從澳門帶進了大量西方和東南亞的東西如“鎗”、“炮”、“自鳴鐘”、“千里鏡”、“鴉片”、“海參”、“燕窩”等。此外，中國人對外買賣的商品，還有各類銀錢、木柴、香料、蔬果、海產、液體、礦物以及各類的手織品。使用的量度器具仍是中國傳統的“大秤、斗、升和尺”。所用的度量衡單位，結算金和銀的是“錢、分、釐”，常衡單位是“斤和兩”，還有長度單位“丈和尺”等。

此外，在血親和姻親關係及稱呼上，〈澳譯〉亦能反映中國人在親屬的稱呼上遠較葡國人細緻的情況。而且以 *mano* 和 *mana* 來指稱長兄長姊，更是規範葡語中沒有的東方葡語方言特色。表中來自葡語、漢語和馬來語的詞彙有力地反映18世紀的澳門，是一個中、葡及馬來文化混雜交流的社會。

6. 《澳門記略》所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語法面貌

由於〈澳譯〉中之所記以單字為主，可歸入詞組或短語的祇有 53 條（附表中有 * 者），而在語法方面的特點反映不多。不過，我們仍可找到以下一些屬於土生葡語的典型語法特點：

(a) 陽性形容詞（和數詞）配陰性名詞

這主要反映在形容詞與名詞之間，配搭陰性名詞的形容詞均屬陽性。如：

[漢]	[形] (陽性)	[名] (陰性)
23 細雨	Piquinino	Chua
140 好人	Bom	Gente/genti
383 恭喜	Muito	Saudade
[漢]	[名] (陰性)	[形] (陽性)
66 前山寨	Casa	Branco
134 老人	Gente/genti	Vêlo
216 白菜	Mostarda	Branco

還有數詞與名詞性別不配合的，陽性數詞配陰性名詞。如：

[漢]	[數] (陽性)	[名] (陰性)
43 一時	Um	Hora/ora

省略定冠詞 *o*、*a* 或前置詞（有 * 者）如：

[漢]	[土]	[葡]
61 開門	Abrí porta	Abrir a porta
62 門門	Fechá porta	Fechar a porta
72 上山	Subí mato	Subir o mato
213 桐油	Azeite pau	Azeite de pau *
275 食飯	Comé arroz	Comer o arroz
294 燕窩	Ninho pássaro	Ninho de pássaro *
380 教	Ensiná gente/genti	Ensina a gente
360 回家	Vai casa	Vai a/para casa *

由於前置詞及定冠詞均省略，因此也沒有由兩者組成的縮合詞。如：

[漢]	[土]	[葡]
63 城門	Porta cidade	Porta da cidade
64 關閘	Porta cerco	Porta do cerco
117 保長	Cabeça rua	Cabeça da rua
295 海參	Bicho mar	Bicho do mar

(b) 土生葡語以時間副詞 *já*、*agora* 和 *logo* 加不定式動詞來表示過去、現在及將來的時態，在表中我們找到了前兩種情況的例子，如：

[漢]	[土] *	[葡] **
358 看見	Já olá	Olhou
388 就到	Agola chegá	Vai chegar

* *olá*，*chegá* 均為不定式動詞（參考語法部份）；

** *olhou* 是第三身單數過去完成式動詞，*vai chegar* 是表示將來的行為的複合動詞。）

(c) 土生葡語中 *ter* 和 *haver* 不分，明顯是受漢語的影響。在規範葡語中，*haver* 是無主動詞，而 *ter* 則是有主動詞，兩者用法有別，但它們的意義在漢語中都可以用“有”來表示。

[漢]	[土]	[葡]
20 無風	Não têm vento	Não há vento
21 有風	Têm vento	Há vento

結 論

巴塔亞曾經說過，土生葡語的發音和語法的第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是其不穩定性。⁽¹⁷⁴⁾

在對〈澳譯〉中的詞語作出語音、構詞和語法的分析後，我們除了引證了上述的說法外，可對土生葡語在這三方面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在語音方面，澳門土生葡語的發音以葡語發音為基礎，但某些詞語仍保留古葡語的發音特色，如 ch 讀 tch 而不讀 sh，以及詞尾元音雙元音化正是保留古葡語發音的典型例子。巴塔亞說：

眾所周知這樣的一個道理，越是離幅射中心遠的地方越是保守。澳門土生葡語和巴西葡語語音特徵的同一性使我們得出結論，即：這些特徵的絕大部分不是受本地影響而生成，而是來自我們（指葡萄牙）的前人對從葡萄牙帶來的語音所持的保守主義的態度。（175）

至於動詞詞尾 r 的脫落，則普遍存在於東方的印葡方言之中。

另一方面，某些土生葡語的發音方式，明顯是受漢語發音系統的影響，如 r 和 l 難以分辨，正是因為用以注音的漢語方言中並無 r 音，因此以與之音位最為接近的 l 代替。而以 lh 簡化成 l，也是因為漢語 lh 不是獨立一個音位的緣故。

還有借自葡萄牙語的詞，音節脫落是常見的情況，而最明顯的是字首字尾的脫落。另一方面，āo 和 ā 不分，或變成ám，也是土生葡語的一個語音特點。

注音方面，一如其他學者所說，以廣東話注音者佔多數，用上廣東方言詞注音也是支持這種說法的有力證明。不過，從 b、m、t、d 及 d、t 等的音轉問題上，可以反映出用以注音的除了廣東話外，還可能有其它方言，或是當時的廣東方音，到了現在已經有了上述音轉上的改變，以致我們一般難以辨別出原來的詞語來。

此外，注音用字方面，可說並不十分嚴格和統一。以同音字、近音字、聲調不同、聲母不同或韻母不同的字來註同一音的情況皆有之，而以一完整漢字記一個輔音，或是兩音節以一漢字譯之，更是因漢語與外語記音系統有別而速成的常用注音詳略增減手段。

詞彙方面，除保存了一些古葡語詞外，還有不少馬來語、漢語、日本語借詞，以及由其派生或組合而成的詞語，正反映了當時澳門土生葡人與這三地居民的密切關係。此外，表中還有不少詞語，可在規範葡語中找到相對的用詞，這正好證明它們是土生葡語詞。而這些土生葡語詞中有些有着規範葡語詞的外貌，但它們的意義經已改變，不是義域有

所擴大或縮小，就是義項增加了。不過，我們亦可找到一些肯定是誤譯的條項。另一方面，用以記音的漢語詞中，我們也找到不少廣東方言詞。

語法方面，雖然可用的例子不多，但仍可反映幾個土生葡語語法的主要特點：1) 多類詞語之間的性別不相配合；2) 冠詞、前置詞以及由它們組合而成的縮略詞消失；3) 動詞變位縮減至祇有一種形式，而用 já 等副詞表示時態。

這些變化，雖然與漢語語法十分一致，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斷定，這是土生葡語語法受漢語語法影響的結果，因為在非洲及巴西的葡語方言中，我們也可找相同的現象，正如巴塔亞所說：

在不同的克里奧爾語中重複出現的某些現象是不會“漂洋過海”的，因為這些現象產生於在所有民族身上都存在的相同的哲學法則，即尋求簡化的趨勢。（176）

章文欽教授認為：“〈澳譯〉大多來自清代澳門和廣州中西貿易場合及某些官方場合的中國通事，其所操為同音異字而無文法的‘廣東葡語’，受廣州方言的影響。”鮑登也認為：“作者編製詞彙表所用的方言，雖不能說全部是，但似乎大部分是廣東話。”（177）但從上述自〈澳譯〉的節錄中可以推想，其漢語對音出自不同漢人之手的機會極大，而且也極有理由相信，印、張二人並非直接記音者，而是經通事等“能言其言者”提供的。而這些“能言其言者”操的並非純正的葡萄牙語，有的操土生葡語，有的則操與土生葡語有很多共通之處的漢人“洋涇浜”葡語。土生葡語，雖然可以因其文法的不穩定性而概稱之為“無文法”的葡語，但我們仍能從中理出一點已相對成形的文法、構詞和發音的規律來。

此外，注音用字的分析也反映了當時的澳門，除了葡語方言受漢、馬、葡等多種語言的影響外，漢語方言的狀況亦同樣複雜，並不是如有學者所說注音語言不是廣東話就是官話那樣簡單。

本文除論述《澳門記略》詞彙表中的澳門土生葡語詞在語法、構詞和語法方面的特點外，筆者還在以下附表中對比高美士和鮑登還原的詞彙，並列出筆者認為的每一詞語的可能原貌，詳述各個詞語的特點，指出所用例證的出處，供讀者參考。

【附表】說明：1) 備註一欄方括弧中的資料為筆所列土生葡語詞例證的出處。2) 第一欄中有*者表示該條土生葡語為詞組。3) 雖然表中有些條項未能找到例證，但根據文中語音、詞彙和語法規律類推，大部分都能得到完滿解釋。4) 表示備註欄的縮略語包括C(欄)、G(段)、L(行)、P(頁)、S(冊)。

一、天地類

(178) 編號	A	A	J	K	筆者	備註
1	天	消吾	Cêu	Cêu	Céu/Céo	[T.S.Y.K., S.1, p.320, G.倒1]
2	日	梭墟	Sol	Sol	Sol	
3	月	龍呀	Lua	Lua	Lua	
4	星	意事爹利喇	Estrela	Estrela	Istréla	[D.P.D.M.]
5	風	挽度	Vento	Vento	Vento	
6	雲	奴皮	Nuvem	Nuvem	Núve	[M.D.T.A., p.47]
7	雨	租華	Chuva	Chuva	Chúa	Chúa 是土生葡語詞，因chuva中的v脫落而變成chúa，其中的u兼為第一音節之尾及第二音節之始，與a連讀而得“華[ua]”音，可見其廣東話註音實際上十分準確。
8*	晴	幫顛布	Bom tempo	Bom tempo	Bom tempo	
9	早	賒圖	Cedo	Cedo	Cedo	
10*	午	妙的亞	Meio-dia	Meio dia	Meo dia	[T.S.Y.K., S.1, P.57, L.倒 7]
11	夜	亞內的	Noite	A noite	Anôte	土生葡語詞。A 原是 noite 前的冠詞，現合併成一字。[T.S.Y.K., S.1, p.60, C.右, G.4, L.1]
12*	半夜	貓亞內的	Meio-dia	Meia noite	Meo anôte	高美士的翻譯無論在音義方面均不正確，meio-dia 指“中午”。[M.D.T.A., p.103]
13	冷	非了	Frio	Frio	Frio	
14	熱	堅的	Quente	Quente	Quente	
15	東	爹時離	Leste	D'este	Leste	以爹(d)注1，是方言間的音轉問題，在古漢語對梵語的翻譯中早已有之。
16	南	蘇盧	Sul	Sul	Sul	
17	西	賀核時	Oeste	Oeste	Oeste	“賀”所載的不是廣東音，而是另一種“賀”發[ɔ]的方言音。
18	北	諾的	Norte	Norte	Norte	
19	發風颶	度方	Tufão	Tufão	Tufão/tufám	巴塔亞認為此字音譯自漢語“大風”，而 Delgado 和湯普森則認為此字來自阿拉伯語 tufan。[Glos. p.551]
20*	無風	嚙叮挽度	Não tem vento	Não tem vento	Non tên vento	這明顯是土生葡語句子。規範葡語應是 não há vento。Há 是無人稱動詞，沒有主語，而 tem 必須有主語。土生葡語中以 tem 代替 há 相信是受漢語“有”字的影響。[T.S.Y.K., S.1, p.58, C.右, G.9, L.1]
21*	有風	叮挽度	Tem vento	Tem vento	Tên vento	理由同上。
22*	風大	挽度架蘭地	Vento grande	Vento grande	Vento grandi	
23*	細雨	庇記呢奴租華	Pequenina chuva	Pequenino chuva	Piquinino chúa	按巴塔亞的解釋，此字屬土生葡語詞，因規範葡語應是 chuvisco。(179) 另一方面，按表中漢語音譯的次序，原來的短語應是 piquinino chúa，因為“奴”的音是 no 而不是 na。但規範葡語中兩詞的性應該互相配合，此處的 piquinino 卻是陽性形容詞，chua 是陰性名詞，兩者在詞性的陰陽上並不配合。這也是土生葡語的語法特點之一。此外，關於 chúa 一詞請參看 7。
24*	大雨	租華架蘭地	Chuva grande	Chuva grande	Chua grandi	關於 chua 一字請參看 7。
25	正月	燕爹墟	Janeiro	Janeiro	Janéro	[M.D.T.A., p.141]
26	二月	非比列盧	Fevereiro	Fevereiro	Fevereiro/ Feveréro	[M.D.T.A., p.128]
27	三月	孖墟味	Março	Março	Março	

28	四月	亞比列盧	Abril	Abril	Abril	
29	五月	孖爐	Maio	Maio	Maio	
30	六月	欲欲	Junho	Junho	Junho/junio	[M.D.T.A., p.141]
31	七月	欲爐	Julho	Julio	Julho/junio	[M.D.T.A., p.141]
32	八月	亞歌數	Agosto	Agôsto	Agosto	T 音略譯。
33	九月	雪添補爐	Setembro	Setembre	Setembro	
34	十月	愛都補爐	Outubro	Outubro	Outubro/otubro	[M.D.T.A., p.153]
35	十一月	糯占補爐	Novembro	Novembro	Novembro	
36	十二月	利占補爐	Dezembro	Dezembro	Dezembro/dizembro	以利注de，請參考15[M.D.T.A., p.151]
37*	去年	晏奴罷沙圖	Ano passado	Ano passado	Ano/anno passado	
38*	今年	依時晏爐	Este ano	Ésse ano	Ésse ano/anno	在土生葡語裡，e為重音時亦發[i]。
39*	今月	依時羊士	Este mês	Ésse mêz	Ésse mez/mâis	按鮑登說，與原字的發音比較，註音中的“羊”字錯誤，正確應是“咩”或“美”字。[T.S.Y.K., S.1, p. 58, C.右, G.12, L.1]
40*	今日	依時里亞	Este dia	Ésse dia	Ésse dia	參看38。
41*	今時	依時可喇	Esta hora	Ésse hora	Ésse ora	“喇”應是“喇”。按對上三項的對音，“依時”應為 esse，是陽性指示代詞，而 ora 則是陰性名詞，兩者在性別上並不配合，這是土生葡語的語音特點之一[T.S.Y.K., S.1, p.521, 註449]。
42*	一年	悞晏奴	Um ano	Um ano	Um ano/anno	此字的廣東話註音與原字十分吻合。
43*	一時	悞可喇	Uma hora	Um (a) hora	Um hora/ora	“喇”應是“喇”。規範葡語中應是 uma hora，但觀其漢語對音，應為 um hora，陽性不定冠詞 um 與陰性名詞的配搭，是土生葡語詞性別不配合的例子。（參看42）
44*	一月	悞尾時	Um mês	Um mêz	Um mâis / mês	Mâis / mês 在規範葡語中是 mês，這裡可能是字尾元音雙元音化的結果。此外，我們可以與 39 比較，“月”在兩條中分別用“咩”和“尾”兩字註音，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45	天陰	以土果力些	Escurecer	Escurecer	Escurecê	“土”應為“士”，是s的漢語對音。此外土生葡語的動詞祇有一種形式，原動詞詞尾的r均脫落。[M.D.T.A., p.126]
46	地	爭	Chão	Chão	Chám	在土生葡語中，複合鼻元音 ão 都被 ám 代替，雖然漢語對音不能反映此字的尾音，但原字可能是 chám。 ⁽¹⁸⁰⁾ [M.D.T.A., p.126]
47	山	孖度	Mato	Monte	Mato	Mato 的原意是“叢林”，但在土生葡語中有“山”的意思。
48	海	孖口刺	Mar	Mar	Mar	“喇”應是“喇”。
49	澳	可古完度	[空白]	(hoh koo uen to)	?	
50	島	以里丫	Ilhéu	Ilha	Ilha	在澳門土生葡語中，緊接的h均省略。 ⁽¹⁸¹⁾ 因此第67條註音“伊立”反映土生葡語這個特點。但在本條中原字是 ilha 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注音由三字組成，順序分別註 i、lh 和 a 音。如果我們把三字連讀，與 ilha 的發音[i ɫ a]更接近。[T.S.Y.K., S.1, p.125, G.4, L.4]。
51	石	畢打喇	Pedra	Pedra	Pedra	
52	水	了古	Água	Agua	Agu/ago	“了”應是“丫”，是 a 的對音。[T.S.Y.K., S.1, p. 261, 註285] Agua 詞尾 a 脫落而成 agu 是土生葡語特點之一。
53	路	監尾蘆	Caminho	Caminho	Caminho	
54	牆	霸利地	Parede	Parede	Parede	
55	井	汲酥	Poço	Poço	Pôço	“汲”應是“波”，因“波”與 po音相近，而“汲”字無論是官話抑或廣東話均與 po 音相距甚遠。

56	屋	家自	Casa	Casa	Casa/caza	
57	舖	布的架	Botica	Botica	Botica	這是從前葡人給澳門商舖起的名字。[T.S.Y.K., S.1, p. 457, 註389]、[Glos. p.323]
58	街	蘆呀	Rua	Rua	Rua	
59	樓	所巴拉度	Soalho	Sobredo	Sobrado	在漢語對音方面，在不同版本中，“已”被誤抄為“以”、“己”，但無論是“己”、“以”抑或“已”均不正確。鮑登 ⁽¹⁸²⁾ 認為此字應為“巴”，如是者，漢語譯音應為“所巴拉度”，然而在葡語方面，從字音方面分析，soalho 顯然不是原來的葡語字，而sobredo查無此字，音義兩方面均較接近者為sobrado，意思是（房舍內的）地板。
60	庫房	哥肥里	Cofre	Cofre	Cofre	
61*	開門	亞悲哩波打	Abrir a porta	Abrir (a) porta	Abri porta	雖然“開門”的正確翻譯應為 abrir a porta，但按字音分析，“亞悲哩+波打”即 abri + porta，中間應無冠詞a的音。冠詞脫落是土生葡語的特點之一。
62*	門門	非渣波打	Fechar a porta	Fechar (a) porta	ficháporta	理由同上。[M.D.T.A., p.128]
63*	城門	波打氏打的	Porta da cidade	Porta (da) cidade	Porta cidadi	省略了前置詞de和冠詞 a 的縮略詞da，也是土生葡語的特點之一。[D.P.D.M.]
64*	關開	波打賒蘆古	Porta do Cerco	Porta (do) Cerco	Porta cerco	理由同上。[M.D.T.A., p.83]
65	稅館	芋浦	Hu-Pu (Alfândega)	Hupu	Hupu/hoppo	“芋”應是“芋”，是 hu 的對音。根據鮑登所說，hupu 是少數源自中國的印葡方言詞。筆者對此認為有兩個可能，一是hupu可能借自漢語詞“戶部”，因為在古代，戶部是掌管稅項的政府機構，與“稅館”意義十分相近；“hupu”也可能是“河泊所”。據譚世寶博士的《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 ⁽¹⁸³⁾ 稱：“河泊是指河泊所派駐在九洲負責徵收漁商船舶的稅務官員，其職權近似於後來的海關官員。正如戴裔焯指出：18世紀時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仍然稱設在澳門的中國海關長官為‘河泊（hoppo）’，顯然沿用舊稱。《早期澳門史》 ⁽¹⁸⁴⁾ 中亦指出“Hoppo 音譯河泊，河泊所為明清兩代徵收漁稅的機構。清代僅於廣州府屬的南海、番禺二縣設河泊所各一處，各置大使一人，品秩未入流。西人大約因粵海關監督具徵稅職能而以廣州特有的河泊引申來作為其稱號。”此外，hupu 或 hoppo 中的h在註音時被省略，而成為零聲母的音節 wu，主要因葡語中 h 是啞音。
66*	前山寨	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a	Casa Branco	Casa/caza Branco	“古”應是co而不是ca，所以譯音應是 casa branco，但 casa 是陰性名詞，branco 是陽性名詞，兩詞詞性陰陽不配合，也是土生葡語的特點之一。此外，casa branco 直譯意思是白色的房子，前山寨被譯成 casa branca，可能因為當時的前山寨是白色的，也可能前山附近有白石村而得名。查《道光縣志》卷二〈都里〉載“前山寨申志：軍民府署去城一百二十里，白石去城一百二十里，去寨三里…… ⁽¹⁸⁵⁾ 可知白石村與前山寨十分相近。
67*	青洲	伊立灣列地	Ilha Verde	Ilha Verde	Ila Verde	lh 簡化成 l 的理由，請參看50。[T.S.Y.K., S.1, p. 125, G.4, L.4]
68	鄉村	亞喇的呀	Aldeia	Aldeia	Aldeia	“喇”應是“喇”。
69	遠	喻千	Longe	Longe	Longe/ lóngi	[D.P.D.M.]
70	近	必度	Perto	Perto	Perto	r 音略譯。

71	海邊	罷盞呀	Praia	Praia	Praia	
72*	上山	數畢孖度	Subir o mato	Subir monte	Subí mato	“數畢+孖度”應是subí + mato，冠詞 o脫落，雖然 monte 指“小山”，而 mato 祇有“叢林”的意思，但若按字音分析，mato 較 monte 的音更近“孖度”，而從澳門實際上祇有數個草木叢生的山丘的地理情況來看，subir mato 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此外，在費雷拉的詩〈聖誕神聖的一夜!〉 ⁽¹⁸⁶⁾ 中有一句是“Cidadí co campal, mato co montánha (城市和郊野，叢林和高山)”，詩人以 cidadá 對 campal，以 mato 對 montánha”，由此可證在土生葡語中 mato 是指生滿樹叢的山丘。[T.S.Y.K., S.1, p. 324, G.5, L.3]
73*	落水	歪哪了古	Vai na água	Vai na agua	Vai na agu/ago	雖然在各版本中祇有高美士把“了”寫成“丫”，但筆者認為後者才是正字，因為 agu 的首個音節是a，與“丫”音完全相同。[T.S.Y.K., S.1, p.261, 註285]
74	行路	晏打	Andar	Andar	Andmá	以“晏”註“an”可知此字應以廣東話而不以官話註音。
75*	水長	孖哩燕占地	Maré enchente	Maré enchente	Maré enchente	把所有 e 發 [i] 音則與廣東話註音十分吻合。
76*	水退	孖哩化贊地	Maré vazante	Maré vasante	Maré vasante	以“化”註“va”證明註音為廣東話比官話的可能性更大，廣東方言詞“孖”字的使用更支持上述推斷的可能性。
77	波浪	嗎利時	Maré (onda)	Mares	Marés	應以marés為正確，因為“時”應是“s”的譯音。
78	澳門	馬交	Macau	Macao	Macao	從18、19世紀的地圖可見，在18世紀即編寫《澳門記略》的時期，澳門的葡語名稱仍為Macao而非Macau。
79	議事亭	事打的	Cidade (Leal Senado)	Senado	Cidade/cidadi	Cidade 本義為“城市”，此處指的“議事亭”即現在的“市政廳”。而 cidade 在規範葡語中亦有“市政廳”之意。[T.S.Y.K., S.1, p.66, 註161]
80	呂宋	萬尼立	Manila	Manila	Manila	按《澳門記略校注》呂宋可指西班牙或菲律賓呂宋島。在此指馬尼拉(菲律賓首都)，因該市位於呂宋島上。
81	大西洋	噠奴	Reino (Portugal)	Reino	Reino	Reino 原義“王國”，海外葡人習慣稱葡萄牙本土為reino。
82	小西洋	我呀	Goa	Goa	Goa	即“果阿”。註音不是廣東話，而是另一“我”的聲母是“g”的方言。
83	噶囉巴	減打比	Java	Batavia	Batamvia	《澳門記略校注》 ⁽¹⁸⁷⁾ 中註：噶囉巴，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 (Jarkarta) 市。同文中又稱噶囉吧 (p. 185)、交留巴 (p.128)、噶囉巴 (p.185)。然則噶囉吧亦為 Jakarta 的音譯詞。《廣州番鬼錄》 ⁽¹⁸⁸⁾ 中註：巴達維亞 (Batavia) 為雅加達舊稱。因此，噶囉吧即 Batavia。

二、人物類

版本	A	A	J	K	筆者	備註
84	皇帝	燕罷喇多盧	Imperador	Imperador	Imperador	“喇”應是“喇”。
85	老爺	蠻的哩	Mandarin? (velho)	Mandarin	Mandarin	有人指 Mandarin (或英語 mandarin) 是“滿大人”的音譯，意指清朝官員使用的語言或處理公務所用的語言。然則mandarin一詞早在明朝已經出現，因此此說實有附會之嫌。有人認為 mandarin 來自葡萄牙語mandarin和拉丁語mandarinus，指稱“中國官員” ⁽¹⁸⁹⁾ ，亦有葡語詞典記 mandarin 來自馬來語 mantari。但葡人是最早與中國官員打交道的外國人，倘從意義角度以此字來自葡語動詞 mandar (意即指揮、管理) 的說法最有根據。 ⁽¹⁹⁰⁾

86	相公	雍	Ancião	(yung)	Nhom	“雍”應是土生葡語nhom/nhum的譯音，按巴塔亞的解釋，nhom的一個義項是senhor的簡稱，senhor是對男士的尊稱，因此其義與古時的“相公”十分相近。而nhom一詞觀其字形，應是來自非洲葡語方言或佛得角語。[Glos. p.493]
87	兵	疏打古	Soldado	Soldado	Soldado/sodado	[M.D.T.A., p.169]
88	書辦	意士記利橫	Escrivão	Escrivão	Escrivão	
89	亞公	擺亞波	Avô	-	Pái avô	按湯普森解釋，“擺亞波”應是pai avô的譯音，這也是土生葡語詞。由於在規範葡語中avô（祖父）和avó（祖母）的發音祇有最後的音節o是閉元音和開元音的區別，容易混淆，因此在avô前面加pai（父親）來加以區別。
90	亞婆	自茶	Xá-xá (avó)	Chacha	Chacha/chichai	Chacha一字來自馬來語chachat（瑕疵、污點），詞義有二：一指（外）祖母或老婦，廣東話叫“亞婆”，一指思想、外表或行為守舊的人。Chichai指老婦，廣東話亦稱“亞婆”，因此兩字很易混淆，但按註音漢字，應以後者的可能性較高，原因是：1) chi比cha接近“自”的音；2) chacha兩音節的發音相同，理應以疊字註音，但此處卻沒有。[T. S.Y.K., S.1, p.458, 註409及p.706, 註473]、[Glos. p.356及562]
91	父	擺	Pai	Pai	Pai	
92	母	買	Mãe	Mãe	Mãi	[T.S.Y.K., S.1, p.321, L.倒2]。
93	子	非盧	Filho	Filho	Filo	lh簡化為l的理由，請參看50。[T.S.Y.K., S.1, p.124, L.倒5][Glos. p.443]
94	女	非喇	Filha	Filha	Fila	理由同上。[T.S.Y.K., S.1, p.59, C.左, G.6, L.4]
95	孫	列度	Neto	Neto	Neto	
96*	兄	意大利架蘭的	Irmão grande (mais velho)	Irmão grande	Irmão grande/ grandi	這是土生葡語詞，相信是受漢語詞“大哥”的“大”字影響，“大”在表示物體的大小時，葡語中的對應詞是“grande”，但指“較年長”時，標準的對應詞應是mais velho，因為grande在葡語中並無“較年長”之義。
97*	弟	意大利孟庇記呢奴	Irmão pequenino (mais novo)	Irmão pequenino	Irmão piquinino	理由同上。
98	姊	萬那	Mana	Mana	Mana	據巴塔亞的解釋，Mana是土生葡語詞，意即“長姊”，與“姊”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通常一家人中所有家庭成員都會稱最大的女兒mana。但在現代土生葡語中，這詞的意義已擴大至尊稱比自己年長一點且十分熟稔的女性。查《簡明葡漢詞典》，在規範葡語中，mano和mana為“兄弟”和“姊妹”的昵稱，沒有專指“長兄”和“長姊”之意。[Glos. p.477]
99	妹	意大利孟	Irmã	Irmã	Irmã	在葡語中“姊”、“妹”均稱Irmã，並非單指“妹”。
100	叔伯	即是挑	Tio	Tio	Tio	按鮑登的解釋，“即是”兩字是抄寫時誤抄的字，筆者完全同意，因為單字Tio，已有“叔伯”之義。
101	嫂	冠也打	Cunhada	Cunhada	Cunhada	“嫂”指“兄弟的妻子”，Cunhada可指“兄弟的妻子”或“配偶的姊妹”。
102	妻	共辦惹盧	Companheira (esposa)	Companheira	Companheiro	依照字音，若按廣東音分析，“盧”應是ro的譯音，但是companheiro是陽性名詞，意即“男性同伴”，而不可能指“妻子”。
103	媳婦	孺喇	Nora	Nora	Nora	“喇”應是“喇”。“媳婦”在北方指“妻子”，在南方指“兒子的妻子”，但nora指後者。
104	外父	疎古盧	Sogro	Sogro	Sogro	Sogro指“丈夫的父親”或“妻子的父親”。

105	外母	疎架喇	Sogra	Sogra	Sogra	原理同上。
106	舅	冠也度	Cunhado	Cunhado	Cunhado	“舅”指“妻子的兄弟”或“母親的兄弟”，而 <i>cunhado</i> 則指“配偶的兄弟”或“姊妹的丈夫”。
107	表兄	備僉無	Primo	Primo	Primo	規範葡語中所有父方或母方兄弟姊妹的兒子均稱 <i>primo</i> 。
108	人	因的	Gente	Gente	Gente/genti	在規範葡語中 <i>gente</i> 是集合名詞，指“人、人們、人群”，在土生葡語中可用作非集合名詞。[T.S.Y.K., S.1, p.785, 註534]
109	男人	可微	Homem	Homem	Hóme/ome/homi	規範葡語是 <i>homem</i> ，雖然註音表現不出 <i>homem</i> 和 <i>hóme/ome</i> 的區別，卻反映了土生葡語中字首或字尾脫落的特點。[T.S.Y.K., S.1, p.59, C.左, G.倒3, L.3及 p.517, G.倒3, L.3]
110	女人	務惹盧	Mulher	Mulher	Mulher/mulér/ môler/mulé	雖然土生葡語中此字有多種寫法，但筆者認為原字為規範葡語詞 <i>mulher</i> 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是：1) 在表中表示 <i>lh</i> 的地方均以聲母為 <i>l</i> 的漢字註音，由此推測它們所記的都是由 <i>lh</i> 變為 <i>l</i> 的土生葡語詞，但此處以“惹”來注音，比諸 <i>le</i> ，其發音更接近 <i>lhe</i> ；2) “盧”應是 <i>r</i> 的漢語對音。[T.S.Y.K., S.1, p.59, C.左, G.倒 2, L.1 及 p.124, L.倒 2]。
111	兵頭	個患多慮	Governador	Governador	Governador	兵頭即澳葡總督。按語音分析，“多慮”可能是“慮多”的誤抄，因為“個患慮多”與 <i>governador</i> 的音更加接近。
112	四頭人	事達丁	Cidadão	? Cidadão	Cidadão	<i>Cidadão</i> 原意是“市民”，這裡為甚麼解作四頭人仍有待考證，但 <i>Manuel de Castro Sampaio</i> 在〈澳門的中國人 ⁽¹⁹¹⁾ 〉 ⁽¹⁹²⁾ 裡曾說在澳門的中國人中有“四個保長 (<i>cabeças de rua</i>)”，可能與此有關，卻未證實。(參看117)
113	管庫	備喇故路多慮	Procurador	Procurador	Procurador	又稱理事官或庫官，《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稱“理事官一曰庫官，掌本澳蕃船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僉舉誠樸殷富一人為之……”
114	和尚	巴的梨	Freire/Padri	Padre/Padri	Padre	<i>Padre/padri</i> 應為原字，雖然 <i>freire</i> (修道士) 與 <i>padre</i> (神父) 的意義均與“和尚”相近，但按字音分析， <i>padre</i> 與“巴的梨”的音較近，尤其是“的”的輔音是 <i>d</i> ，而 <i>freire</i> 中卻沒把此音反映出來。
115	尼姑	非利也立	Freira	Freira	Freira/fréra	與上項一樣， <i>fréra</i> 原指“修女”，此處指尼姑，想是當時在澳門仍未有“修女”一詞，借用“尼姑”指“修女”。[T.S.Y.K., S.1, p.66, 註146]。
116	通事	做路巴沙	Jurubassa (intérprete)	Jurubaça	Jurubaça/ jurabassa	通事即翻譯， <i>Jurabassa</i> 來自馬來爪哇語 <i>jurubahasa</i> (語言學家)。[C.S.M., p.15, 註11]
117*	保長	架比沙奴牙	Cabeça da rua	Cabeça (da) rua	Cabeça rua	<i>Cabeça rua</i> 屬土生葡語詞，葡文化中並無“地保”的概念，這是意譯詞，字面義是“街道的首領”，與地保概念相同，然而在語法上正確者應是 <i>cabeça da rua</i> 。前置詞 <i>de</i> 和冠詞 <i>a</i> 脫落，是土生葡語語法的特點之一。“保長”又稱巡役頭目，是中國低級官員。 ⁽¹⁹³⁾
118	唐人	之那	China	China	China	“之那”對 <i>china</i> 應無疑問，在18世紀的古葡語典籍中已用 <i>china</i> 一詞。土生葡語 <i>ch</i> 發 <i>tch</i> 而不是 <i>sh</i> ，與“支”的音十分相近。另外， <i>china</i> 是澳門土生葡語詞的原因之一是， <i>china</i> 本身是名詞，原義指中國並不指唐人，但在土生葡語中此字則指與中國有關的東西。筆者曾詢問一位八十多歲的土生婦人有關一些土生葡語詞的意義時，她常問我“這個字的 <i>china</i> 是甚麼？”她的意思是說“這個字的中文意義是什麼？”，可見 <i>china</i> 在土生葡語中，義項已有所增加。

119	挑夫	姑利	Cule	Cúli	Cule/cúli	此名專用來指稱中國苦力。[Glos. p.419] [M.D.T.A., p.56]
120	火頭	故知也立	Cozinha	Cozinha	Cozinha	
121	水手	罵利也路	Marinheiro	Marinheiro	Marinheiro	
122	引水	英加米央地	Encaminhante? (piloto)	Encaminhante	Encaminhante	
123	蕃人	記利生	Cristão (estrangeiro)	Christão	Cristão/cristám	此詞原意是基督徒，想是因為當時在澳門的外國人多是基督徒，因而 cristám 與蕃人的意義被等同起來。(參看 46)。
124	賊	喇打令	Ladrão	Ladrão	Ladrão/ladrám	參看 46。[M.D.T.A., p.76]
125	富貴	利古	Rico	Rico	Rico	
126	貧	波的梨	Pobre	Pobre	Pobre	
127	木匠	架變爹盧	Carpinteiro	Carpenteiro	Carpintero	ei簡化為e，是規範葡語與澳門土生葡語的變化規律之一，因此，“爹”的對音應是 te 而不是 tei。[M.D.T.A., p.49]
128	坭水匠	必的哩盧	Pedreiro	Pedreiro	Pedreiro	
129	銀匠	芋哩比	Ourives	Ourives	?	“芋”應是“芋”。
130	鐵匠	非列盧	Ferreiro	Ferreiro	Ferreiro	“列”在某些版本中寫成“利”或“刻”，其中應以“非利盧”最為正確，因為 rei 的譯音與“利”相近，而與“刻”則差別很大。
131	裁縫	亞利非呀的	Alfaiate	Alfaite	Alfaiate	Alfaiate 串法錯誤。
132	銅匠	個卑哩盧	Cobreiro	Cobreiro	Cobreiro	
133	錫匠	間卑哩盧	?(estanhador)	(tsaap pei leilo)	?	
134*	老人	因的威盧	Gente velha	Gente velho	Gente/genti vêlo	這是土生葡語詞，因為在規範葡語中“老人”一般稱為 idoso 或 pessoa velha。按字音，以 vêlo 為正確，因為“盧”應是lo而不是la的譯音，但在語法上，gente (陰性名詞)和 vêlo (陽性形容詞)在詞的陰陽方面並不配合，這是土生葡語語法的特點之一。此外，lh中的h脫落，也是土生葡語的特點。有關 gente 一詞的解釋，請參看108。[T.S.Y.K., p.324, G.3, L.4 及 p.62, 註37]
135	後生人	萬賒補	Mancebo	Mancebo	Mancebo	
136	孩子	拉巴氏	Rapaz	Rapáz	Rapaz/rapáis	
137	奴	麼嗒	Moço (escravo)	Moço	Moço	
138	婢	麼沙	Moça (escrava)	Moça	Moça	[T.S.Y.K., S.1, p.520, 註440]。
139	惡人	罷喇補	Bravo?	Bravo	Bravo	
140*	好人	捧因的	Boa pessoa	Bom gente	Bom gente/ Bô genti	與132的情況一樣，bom (陽性形容詞)和 gente (陰性名詞)在詞的陰陽方面並不配合，具有土生葡語的語法特點。有關 gente 一詞的解釋，請參看108。[M.D.T.A., p.108]
141	頭	架比沙	Cabeça	Cabeça	Cabeça	
142	髮	架威盧	Cabelo	Cabelo	Cabelo	[T.S.Y.K., S.1, p.320, G.3, L.2]
143	眼	呵盧	Olho	Olho	Ôlo	參看50。[T.S.Y.K., S.1, p.706, 註468]
144	肩	甚未賒刺	Sobrancelha	Sobrancelho	Sobrancelha	Sobrancelho 查無此字，按註音分析應是 sobranceha。而“刺”應為“刺”，是la的對音。sobranceha 應是“眉”而不是“肩”，想是形近之誤。
145	鼻	那哩時	Nariz	Nariz	Nariz	
146	口	波家	Boca	Boca	Bóca	
147	牙	顛的	Dente	Dente	Dente	

148	舌	連古	Língua	Lingua	Língu	Língua 是規範葡語，língu 詞尾 a 脫落，是土生葡語。 [T.S.Y.K., S.1, p.59, C.右, G.倒 1, L.2]
149	鬚	巴喇罷	Barba	Barba	Barba	
150	耳	芊非嘍	Ouvido	Ouvido	Uvido	此處的“芊”，應為“芋”的誤抄。[M.D.T.A., p.43]
151	唇	卑啖	Beicho	Beicho	Beicho/bêço	[T.S.Y.K., S.1, p.195, 註230] [M.D.T.A., p.107]
152	乳	孖麻	Mama (teta)	Mama	Mama	
153	手	孟	Mão	Mão	Mão/man/mám	參看46。[T.S.Y.K., S.1, p.59, C.左, G.7, L.2] [M.D.T.A., p.148]
154	心	個囉生	Coração	Coração	Coraçam/coraçân	參看46。[T.S.Y.K., S.1, p.260, L.倒 6]
155	肚	馬哩家	Barriga	Barriga	Barriga	“馬”字發的不是廣東話音，也不是官話音，而是另一種把廣東話中的m讀成b的方言或次方言。[T.S.Y.K., S.1, p.324, L.5] [M.D.T.A., p.106]
156	腸	地利把	Tripa	Tripa	Tripa	
157	肝	非古嘍	Fígado	Fígado	Fígado	
158	肺	波肥	Bofe	Bofe	Bofe	[Papiá, p.46]
159	腳	比	Pé	Pé	Pé/pê	
160	指	爹度	Dedo	Dedo	Dedo	
161	指甲	官呀	Unha	Unha	Unha	
162	氣	巴符	Bafo	Bafo	Bafo	
163	脈	甫盧啖	Pulso	Pulso	Pulso	
164	筋	爹刺把	? (músculo)	Nervo	Nervo	“刺”應為“刺”。
165	骨	可啖	Osso	Osso	Osso/osso	“可”不是廣東音，而是另一種“可”發[ɔ]音的方言。
166	皮	卑梨	Pele	Pele	Pele/pêle	
167	頸	未氏哥做	Pescoço	Pescoço	Pescoço/piscoço	“未”字可能是廈門音，因為此字在廈門話中文白二讀分別是bi和be，聲母均是b，而在土生葡語中b、p難分，因此可說與原字第一音節的聲母最為接近。此外也可能是另一種把廣東話的m讀成b的方言。（參看155）[M.D.T.A., P.89]
168	龍	寫利邊地	Serpente	Serpente	Serpente/serpenti	Serpente 是“蛇”，而不是龍，龍通常譯作 dragão。不過，“龍”也可作“蛇”解，如廣東菜中有一道名為“龍虎鳳”的菜，材料為蛇、貓、雞，龍就是蛇、虎就是貓、鳳就是雞，所以這裡的龍指的是蛇。
169	虎	的忌利	Tigre	Tigre	Tigre	
170	獅	霧	Leão	Leão	Leão/Leám	“霧”是“靈”的異體字。（參看 46）
171	象	晏離蕃地	Elefante	Elefante	Elefanti	
172	鹿	偉也度	Veado	Veado	Veado	e 分屬第一和第二音節。
173	牛	瓦假	Vaca	Vaca	Vaca	“va”不是以廣東話注音，而是以另一種“瓦”發[ua]的方言。
174	羊	甲必列度	Cabrito	Cabrito	Cabrito	從“甲”字可知此條的註音一定不是官話。
175	兔	灰蘆	Coelho	Coelho	Coelho	從以“灰”注 Coe 可知註音用方言不是廣東話而是另一種方言。如“灰蘆”的廈門話音是[hue55 ɿ 24]，就與原音十分接近。
176	狗	革佐路	Cachorro	Cachorro	Cachorro/Cachoro	Cachorro 本指“小狗”，但在土生葡語中則泛指“狗”。[Glos. p.335][T.S.Y.K., S.1, p.126, 註172]。
177	貓	迄度	Gato	Gato	Gato	
178	豬	波盧古	Porco	Porco	Porco/pôrco	
179	小豬	離當	Leitão	Leitão	Leitão	參看 46。
180	鸚哥	架架都呀	Cacatua	Cacatua	Cacatua	此字來自同義之馬來詞 cacatua，現已進入了規範葡語語彙之中，意即“白鸚鵡”。

181	斑鳩	羅立	Rola	Rola	Rola	
182	鵝	八打	Pata	Pata	Pata	在規範葡語中 pata 是母鴨，genso 才是“鵝”，鴨鵝外形相似，相信是類近之誤。
183	白鴿	付罷	Pomba	Pomba	Pomba	Pomba 是雌鴿，pombo 才是白鴿的總稱，但“罷”的對音與 ba 較為相近。
184	雀鳥	巴蘇路	Pássaro	Pássaro	Pássaro	
185	雞	架連呀	Galinha	Galinha	Galinha	
186	魚	卑時	Peixe	Peixe	Peixe/pésse	[M.D.T.A., p.157]
187	蝦	監巴朗	Camarão	Camarão	Camarão/Cambrám	[T.S.Y.K., S.1, p.262, 註293] [M.D.T.A., p.112]。
188	蛤	蠻都古	Manduco	Manduco	Manduco	Manduco 在規範葡語裡指蛤（一種蛙類）。據巴塔亞解釋，在土生葡語裡，manduco 指一種可食用的蛙類，相信是中國人俗稱的田雞。[T.S.Y.K., S.1, p.459, 註419][Glos.p.475]。
189	螺	時砵	Si-pút (caracóis do rios)	Chipo	Sipute	此字來自馬來語 siput。[Glos. p.534]
190	木	包	Pau	Pao	Pau	在土生葡語中，pau 除了有規範葡語的意義“木頭、木棍”外，亦指“一唐尺”，即36寸的意思。[Glos.p.510]
191	竹	麻無	Bambu	Bambú	Bambú	以“麻”和“無”註 ba 和 bu 音，請參考 155 的解釋。[T.S.Y.K., S.1, p.460, 註 426]
192	橙	口刺蘭茶	Laranja	Laranja	Laranja	“喇”應是“喇”。
193	蘇木	沙朋	Pau Sapan (cesalpina sappan)	Sapão	Sapão	此字來自同義的馬來語 sapang。[Glos.p.529]
194	栗	架沙呀	Castanha	Castanha	Castanha	t 音略譯。
195	胡椒	備免打	Pimenta	Pimenta	Pimenta	
196 *	柿	非古加其	Figo-caqui (dióspiro)	Figo caque	Figo cáqui	Figo cáqui 是土生葡語詞，在規範葡語中，柿是 dióspiro。Caqui 一字來自同義日本詞 kaki。[Glos.p.441]
197	棗	馬生	Maçã de Nanquim (tâmara)	Maçã	Maçã/mação	在規範葡語中，Maçã 指蘋果，但從前在澳門棗稱為 Maçã，而蘋果叫做 Pomos。[Glos.p.472]
198	桃	卑時古	Pêssego	Pêssego	Pêssego	
199	波羅蜜	呀架	Jaca	Jaca	Jaca	即廣東話俗稱的“大樹菠蘿”，此字來自馬來語 chakka。[Glos.p.460]
200	柚	任無也	Jamboia (toranja)	Jamboia	Jamboia/Jambúia	此字來自同義的馬來詞 jambua。發音方面，此處 bo/bu 以“無”字註音的理由，請參看 155。[M.D.T.A., p.141][Glos.p.462]。
201	石榴	路盲	Romã	Romã	Romã	
202	丁香	諫拿立	? (Cravo)	Canela	Canela	此處從對音分析，與 canela（肉桂）發音較為相近，但從詞義出發，則“丁香”就是 crave。因此，此字之準確性存疑。但按 Henry Yule 在“乾荳蔻皮”的一欄中解釋說：“可能由於肉荳蔻和乾荳蔻皮來自同一種植物，使人誤以為丁香和肉桂也是來自同一種植物。” ⁽¹⁹⁴⁾ 鮑登認為此處的錯誤正印證了上述說法。
203	木香	教打	?	(kau ta)	?	
204	萬壽果	霸拜也	Papaia	Papaia	Papaia	我們一般稱 papaia 為“木瓜”。
205	葡萄	任無朗	Jambolão (uva)	Jambolão	Jambolão/jambulâm	據巴塔亞的解釋，jambolâm 是一種形如黑葡萄，味道十分甜的水果。按鮑登的解釋，這種水果稱為“爪哇蘋果(java apple),”通常用以釀酒，因此相信，由於 jambolão 與葡萄在外形及用途上均十分相似，所以產生了混淆。以“無”字註bu 的理由可參看155。[T.S.Y.K., S.1, p.521, 註458] [M.D.T.A., p.141]
206	檸檬	利盲	Limão	Limão	Limão	檸檬亦是音譯詞，來自英語 lemon。 ⁽¹⁹⁵⁾

207	蔥	沙波喇	Cebola	Cebola	Sabola/çabola	規範葡語中的 cebola 的 e 在土生葡語中可發 a 音，讀如 çabola ⁽¹⁹⁶⁾ ，由此顯示漢語注音是十分準確的。[T.S.Y.K., S.1, p.125, G.5, L.3 及 p.516, G.7]
208	蒜	了盧	Alho	Alho	Alo	“了”字應為“丫”字，因為 alo 中的第一個音是 a，與“丫”音完全相同。[T.S.Y.K., p.125 G.5, L.3]
209	黃瓜	備邊度	Pepino	Pepino	Pepino	
210	茄	呀喇	Tomate?	(a la)	?	
211	芝麻	戰之哩	Zerzelim (Sésamo)	Gergelim	Gergelim	
212*	蕃瓜	麼把喇見爾	Abóbara	-	Bobrá guiné	“喇”應是“喇”。“番瓜”在規範葡語中是 abobora，但這裡應是土生葡語詞 bobra/guiné。以“麼”註 bo 音的理由請參看155。[Glos.p.79]
213	西瓜	罷爹架	Pateca (melancia)	Pateca	Pateca	這是一個古葡語詞，在現代葡語中已被 melancia 代替。[Glos.p.508] [T.S.Y.K., S.1, p.325, 註355]
214	苦瓜	麻立哥昨	Amargoso	Margoso	Margoso	如從字音分析，由第一個音譯字“麻”已可知道，原字應是土生葡語詞 margoso 而不是 amargoso。[Glos.p.480]
215	薑	燕知波离	Gengibre	Gengilbre	Gengibre	
216	白菜	無刷打巴朗古	Mostarda branca	Mostarda branco	Mostarda branco	土生葡語詞，Mostarda 是“芥菜”，branca 是“白色的”，可見當時在澳門的葡國人把白菜和芥菜混為一談。按漢語字音還原為葡語，應是 mostarda branco，兩字陰陽不相配，是土生葡語語法特點之一。“（刷？）”查無此字，可能是錯抄的“刷”字。
217	薺菜	選公	Cancom (alysicapus vaginale)	Cancom	Cancom/ cang-công	葡語中並無表示薺菜的詞，根據巴塔亞的分析，這是一個來自馬來語 kangkong 的土生葡語詞，但由於 cancom 的音與漢語的“早薺”十分接近，而在馬來西亞一帶食用的薺菜屬“早薺”一類，所以筆者懷疑 kangkong 可能來自漢語“早薺”一詞，但仍有待證實。[Glos.p.105] [M.D.T.A., p.112]
218	莧	麻養	Baião (amaranthus Olerocens)	Baião	Baião	以“麻”字注ba音，請參看155。[Glos.p.64]
219	芥	無刷打	Mostarda	Mostarda	Mostarda	
220	芹	拉巴沙	Aipo	Rabaça	Rabaça	雖然在規範葡語中 aipo 和 rabaça 均可指芹菜類植物，但按字音分析，應以後者為正確。
221	芥蘭	哥皮	Couve	Couve	Couve/cóve	[M.D.T.A., p.119]
222	蕉子	非古	Figo (banana)	Figo	Figo	在規範葡語中，figo 通常指“無花果”，也指一些棕櫚科植物的果實，由於葡國人稱香蕉為 figo de Índia，所以此字進入了土生葡語，成為土生葡語詞，不同種類的蕉，有不同的名字，但是每個名字中，都包含了figo一字，如 figo cheiroso（香蕉），figo da horta（較香蕉短身及肉厚，皮黃，在澳門種植較多，中國人稱之為西洋蕉），figo vilão（在香港稱為咭哩蕉，體形較小，味道也較差，價錢較便宜）。[Glos.p.442]
223	蔗	奸那	Cana de açúcar	Cana	Cana	單單 cana 一字已有“蔗”的意思，且按字音，“奸那”就是 cana，故是多餘的 de açúcar（糖的），或許高美士祇是想明確此字的意義為“甘蔗”所以才加上“de açúcar”兩字。
224	蕃薯	蔑打打	Batata	Batata	Batata	以“蔑”注b，理由請參看155。
225	芋	巖眉	Inhame	Inhame	Nhame	[M.D.T.A., p.151] [T.S.Y.K., S.1, p.262, 註304] [Glos.p.493]。
226	藤	聿打	Rota	Rota	Rota	
227	琥珀	藍比利牙	Lampreia? (ámbar)	? (A) lambre	Ambre	原字不可能是 Lampreia，因為 Lampreia 指的是“七鯉鱧”。“琥珀”漢時稱“虎珀”，後漢時稱“琥魄”，本身亦是外來音譯詞。《漢語外來詞詞典》指“琥珀”有以下幾個可能的詞源：突厥語 xubix；希臘語 harpax；中古波斯（倍利維）語kahrupai。 ⁽¹⁹⁷⁾

228	珊瑚	過口刺盧	Coral	Coral	Coral	“喇”應是“喇”。
229	珍珠	亞佐肥离	Aljofre (pérola)	Aljofre	Aljofre	Aljofre 是小珍珠。《漢語外來詞詞典》亦有“亞佐肥离”一條，詞源是葡萄牙語 aljófar，然則 aljófre 和 aljófar 同義，但在對音上以前者較接近注音。
230	金	阿噓	Ouro	Ouro	OuroÔro	[T.S.Y.K., S.1, p.58, C. 左, G.5, L.1] [M.D.T.A., p.82]。
231	象牙	麻立分	Marfim	Marfim	Marfim	
232*	牛角	般打地無化立	Ponta de búfalo (chimfre)	Ponta de búfara	Ponta de bufra	以“無”字來注b，理由請參看155。[T.S.Y.K., S.1, p.126, 註177]。
233	鉛	針步	Chumbo	Chumbo	Chumbo	
234	錫	架領	Calaim	Calaim	Calaim	Calaim 是印葡語，專指東方出產的錫。
235	硫磺	燕仙蘇	Incenso (enxofre)	-	Incenso	Incenso 是“（燃燒時產生香氣的或在祭祀時用的）香”而不是硫磺，此處借用以稱“硫磺”可能是香有硫磺的成分或用料與硫磺相似。
236	硝	要列地利	Salitre	Salitre	Salitre	原字第一音是 sa，因此漢語譯音中的第一個音應是“耍”而不可能是“要”。
237*	紅花	富利布路羊路	? Flor dos sapateiros (hibiscus mutabilis)	(fu lei po lo mei lo)	Fula Bremélo	“紅花”字面意譯應是 fula bremélo，“富利”肯定是“花”的對音 [T.S.Y.K., S.1, p.194, 註219]，但布路羊路是否 bremélo [T.S.Y.K., S.1, p.320, 註433] 的對音仍有待考證。但“羊”字很可能是“咩”或“美”的誤抄。
238	沉香	也打	Pau aquilla (Aquillaria agallochum)	(ya ta)	?	
239	檀香	山度路	Sândalo	Sandalo	Sândalo	
240	乳香	燕先味	Incenso (olibano)	Incenso	Incenso	
241	松香	鼻了	Breu	? Beijoim	Breu	
242	藥材	未知呀	Mezinha (medicamento)	Mezinha	Mezinha/ mizinha	[T.S.Y.K., S.1, p.63, 註 39] [M.D.T.A., p.150]。
243	桐油	亞一地包	Azeite pau (óleo de aleurite)	Azeite de pao	Azeite pau	前置詞de省略[參看63]。[Glos.p.297]
244	白礬	必都路眉	Pedume (alúmen)	Pedra hume	Pedume/ Pedra-ume	[Glos.p.511]

三、衣食類

版本	A	A	J	K	筆者	備註
245	帽	剗包	Chaiùu	Chapéu	Chapéu/Chapeo	剗通剗[T.S.Y.K., S.1, p.125, G.5, L.倒4]。
246	衣裳	架歪若	Cabaia	Cabaia	Cabaia	來自阿拉伯語 kabya[Glos. p.330]
247	靴	砵的	Bute (Bota)	Bota	Bota	現代葡語中沒有 bute 而祇有bota，意思正是“靴”。
248	鞋	八度	Sapato	? (Sa) pato	Sapato	與“八度”的音最接近的葡語詞應是 pato（鴨），而與“鞋”對應的葡語詞是 sapato，第二及第三音節正好是 pato，所以可能漢語對音中漏譯了第一音節 sa。
249	襪	藤牙	Meia	Meia	Meia	
250	屐	知獵步	Chiripo (tamanco)	Chiripo	Chiripo	此字來自泰米爾馬來語 cherippu。[Glos.p.135]
251	袴	架喇生	Calção	Calçaõ	calçám / carçam	“喇”應是“喇”。“袴”即“褲”，在規範葡語中 calção 指短褲，calças 才是長褲，表裡並沒有指明是長褲抑或是短褲。在明代還沒有穿短褲的習慣，因此 carçam 是土生葡語詞。佩雷拉在大西洋國誌中亦指出，土生葡語中的 carçam 可指 calças 或 calção。（參看46）[T.S.Y.K., S.1, p.261, 註 283] [M.D.T.A., p.112]
252	帶	非	Fio	-	Fio	
253	裙	斑奴	Pano (saia)	Pano	Pano	Pano 原意是布料或合成裙子的布幅。

254	被	哥而撻	-	Colcha	Colcha	Colcha 是土生葡語詞，因為在規範葡語中 Colcha 祇指“床單”，祇在土生葡語中才有“被”的意思。
255	帳	架了	Caia	Caia	Caia	Caia 來自日語 kaia。從字音分析，字尾的 a 的對音應為“丫”而不是“了”。[Glos.p.338]
256	褥	哥而爭	Colchão	Colchão	Colchão	
257	席	以士爹拉	Esteira	Esteira	Esteira	
258	枕	租馬沙	Chumaço	Chumaço	Chumaço	指“小枕頭”，在規範葡語中一般稱枕頭為 almofada。
259	袴帶	弗打	Fita	Fita	Fita	
260	網	西也	Saia	?Saia	Saia?	Saia 原指裙，此處為何指網，是否因為裙多用網做，待考。
261	緞	悲沙	Peça de pano?	(pei sha)	Peça ?	
262	布	耕架	Ganga	Ganga	Ganga	
263	線	里惹	Linha	Linha	Linha	
264	絨	些打	Seda (veludo)	Seda	Seda	雖然 Seda 多指絲綢，但在此亦指毛絨。
265*	絲	些大機拿	Seda (queimão)	Seda (da) China	Seda China	Seda (絲) 後加 China (中國)，是為了與“絨”分別開來。從註音分析，此字應以官話註音。
266	棉花	亞里古當	Algodão	Algodão	Algodão	
267	嚶吱	彼被都了拿	?	(pei pei to liu na)	Baju (pano de Manila)?	“嚶吱”一詞亦是外來音譯詞，源自英語 beige，原指“羊毛的本來顏色”。 ⁽¹⁹⁸⁾
268	大呢	巴奴	Pano (tecido grosseiro)	Pano	Pano	
269	小呢	西而非拿	? Fino	Serafina	Serafina	Serafina 指做襯裡的呢料。
270	羽緞	家羊羅以	Chamelote holandês	(ka mei loh i)	Chamelote	因為 chamelote 的第二音節是 me，因此“羊”可能是“咩”或“美”。
271	羽紗	家羊浪	Chamelote inglês	Camelão	Camelão	理由同上。
272	食	故未	Comer	Comer	Comé	筆者認為這是土生葡語詞 comé，因為正如佩雷拉分析所得，土生葡語的所有動詞均省略了尾輔音 r，而漢語對音中也沒有 r 音的記錄。[T.S.Y.K., S. II, p. 516 及 S.1, p.66, 註129]
273	飲	比卑	Beber	Beber	Bebé	參看272。
274	米	亞羅時	Arroz	Arroz	Aroz	規範葡語中的雙顫音 rr 在土生葡語中變成了 r。[T.S.Y. K., S.1, p.125, G.4, L.11]
275*	食飯	故未亞羅時	Comer o arroz	Comer arroz	Comé aroz	參看272及274。
276	粥	間治	Canja	Canja	Canji	拿“治”和 ji 對比，相信這也是土生葡語詞。[T.S. Y.K., S.1, p.262, 註 300]
277	早飯	亞路無沙	Almoçar	Almoçá	Almoçã	參看 272。
278	午飯	數	Ceia?	(sho)	?	Ceia 在規範葡語中是夜宵，澳門土生葡語中是否亦指午飯，待考。
279	麥	也里古	Trigo	Trigo	Trigo	筆者同意鮑登認為“也”是“地”之誤抄，因為 trigo 的第一音節 tri 與“地 (dì)”音近，而與“也 (yè)”則沒有聯繫。
280	牛乳	幾胙	Queijo	Queijo	Queijo	
281	鹽	沙蘆	Sal	Sal	Sal	
282	油	阿熱地	Azeite	Azeite	Azeite/azête	Azeite 是橄欖油，一種葡萄牙人常用的食用油。
283	醬	未疎	Miçó (pasta de feijão)	Mixo	Miço	此字來自日本詞 miso/mixo，指用黃豆製成的醬油。[Glos.p.484]
284	醋	而那已梨	Vinagre	Vinagre	Vinagre/vinágrí	“已”應是“己”，是 g 的對音，且從字的發音可知此字應以廣東話註音。[M.D.T.A., p.77]

285	糖	亞家喇	Jagra	Jagra	Jagra	“喇”應是“喇”。Jagra 來自印葡語，指產自棕櫚科樹木，未經精煉的粗糖，主要從印度入口。[T.S.Y.K., S.1, p.458, 註 407]。
286	酒	尾虐	Vinho	Vinho	Vinho	此字應以官話註音，因尾虐的官話發音 wei nü 與原字的第一音節發音均最為接近。
287	煙	大孖古	Tabaco	Tobaco	Tabaco	以“孖”註 ba，理由參看155。
288	鼻煙	布輝路盧	? (rape)	(po fai lo lo)	?	
289	鴉片	亞榮	Afião (ópio)	Afião	Afião	Afião 是古葡語，來自阿拉伯語 afium。[T.S.Y.K., S.1, p.782, 註506]。鴉片一詞亦是外來音譯詞，源自英語 opium。 ⁽¹⁹⁹⁾
290*	茶葉	渣些古	Chá seco (folha de chá)	Cha seco	Chá seco/ Chá sêco	按字面解釋，chá seco 是“乾的茶”，也就是“茶葉”。
291	檳榔	亞力家	Areca	Areca	Areca	[Glos.p.287]
292	餅	麼蘆	Bolo	Bôlo	Bolo	以“麼”註 bo，理由請參考155。
293	菜	比列度	? (hortaliça)	? Prato	Bredo	古葡語，原是一種食用草名，但在澳門泛指蔬菜。[T.S.Y.K., S.II, p.66, 註142]
294*	燕窩	連奴巴素蘆	Ninho de pássaros (ninho de andorinhas)	Ninha (do) pássaro	Ninho pássaro	參看63。[T.S.Y.K., S.1, p.459, 註421]
295*	海參	未昨孖立	Bicho-de-mar (holotúria - mogajojo)	Bicho (do) mar	Bicho mar	以“未”註 bi，理由請參考155。[T.S.Y.K., S.1, p.458, 註414]
296*	魚翅	鵝渣地庇時	Asa de peixe (barbatanas de tubarão)	Aza de peixe	Asa de peixe/ Aza de pése	[T.S.Y.K., S.1, p.458, 註413]

四、器數類

版本	A	A	J	K	筆者	備註
297	桌	務弗的	Bufete (mesa)	Bufete	Bufete	以“務”註 bu，理由請參考155。
298	椅	架爹喇	Cadeira	Cadeira	Cadera	與規範葡語中的第二音 dei 節比較，土生葡語 cadera 的第二音節 de 的發音更接近“爹”。[T.S.Y.K., S.1, p.58, C.左. G.4, L.2]
299	牀	監麻	Cama	Cama	Cama	
300	櫃	亞口刺孖度	Armário	Armário	Armário	“喇”應是“喇”
301	盒	務除打	Boceta (caixa)	Boceta	Boceta	此字專指細小的上漆木盒或瓷盒。以“務”註 bo，理由請參看155。[Glos.p.318]
302	秤	大爭	Dacheng (balança)	Dachêm	Dacheng/ Dachêm	此字應音譯自漢語詞“大秤”或“戥秤”。[Glos.p.23]
303	斗	雁打	Ganta	Ganta	Ganta	此字可能是以廈門話註音，因為“雁”的廈門話發音是gan，聲母與原字吻合。
304	升	租罷	Chupa	Chupa	Chupa	此字來自馬來詞 chupak。一種用以量度如米、豆等乾貨的木製或竹製容器。[Glos.p.409]
305	尺	哥步度	Côvado	Covado	Côvado	[Glos.p.418] 與 343 同。
306	筆	變些立	Pincel	Pincél	Píncel	Píncel 原義是“鉛筆”。
307	紙	霸悲立	Papel	Papél	Papel	
308	墨	顛打	Tinta	Tinta	Tinta	
309	箸	亞知己	Faichi	Fachi	Faichi	Faichi 音譯自廣東話筷子。[Glos.p.436]
310	碗	布素蘭奴	Porcelana (malga)	? Porcelano	Porcelana/ persulana	雖然“奴”的發音與 no 較為接近，規範葡語中查無 porcelano 一字，祇有 porcelana。根據巴塔亞的解釋，此字在土生葡語中指“瓷碗”。[Glos.p.516] 但另一古葡語詞 persulana ⁽²⁰⁰⁾ （意即瓷器）的發音與註音漢字更為相近，尤其是 su 比 ce 的發音與“素”更相似。

311	竈	富耕	Fogão	Fogao	Fogão/ Fogám	[M.D.T.A., p.129] 參看 50。
312	鑊	達租	Tacho	Tacho	Tacho	
313	傘	岑悲利路	Sombreiro	Sombreiro	Sombreiro/ sombrelô	[Glos.p.534] [M.D.T.A., p.49]
314	鼓	擔摩盧	Tambor	Tambor	Tambor	以“摩”注“bo”，理由同155。
315	鐘	仙奴	Sino	Sino	Sino	
316	砲	崩巴而大	Bombarda	Bombarda	Bombarda	由“而”字的發音 er 推想，此字應以官話註音。
317	鎗	租沙	Chuço?	Chuça	Chuça	Chuço 和 chuça 是同義詞，但按“沙”的對音，原字是 chuça 的可能性較大。此外，chuça 應指“槍矛”的“槍”而不是“鎗”。
318	刀	化加	Faca	Faca	Faca	
319	眼鏡	惡古路	Óculo	Óculo	Óculo	
320	千里鏡	諫尼渣	Canóculo	(kaan ni cha)	?	從註音看，原字為 Canóculo 的可能性很低。
321	自鳴鐘	列羅西吾	Relógio	Relógio	Relógio	
322	時辰表	列那西丫	? (Relógio que dá horas)	(lit na sai a)	?	
323	沙漏	英波列達	Ampulheta	Ampolheta	Ampulheta	
324	船	英巴家生	Embarcação	Embarcaçao	Embarcação	
325	一	吾牙	Um	Uma	Unga	此字既不是規範葡語中陰性的 uma，也不是陽性的 um，而應是土生葡語詞 unga。[T.S.Y.K., S.1, p. 61. 註 3]。
326	二	羅蘇	Dois	Dois	Dois/ Dôs	[Papiá p.22]
327	三	地里時	Três	Três	Trêz/trêis	原字是 trêis 的可能性更大，理由請參看 44。
328	四	瓜嘜	Quatro	Quatro	Quatro	
329	五	星姑	Cinco	Cinco	Cinco	
330	六	些時	Seis	Seis	Seis/ Sês/Sez	雖然 sês 與 seis 的發音十分相近，但根據此字的漢語對音，原字是土生葡語詞 sês 的可能性更大。[T.S.Y.K., S. II, p.515] [M.D.T.A., p.56]
331	七	膝地	Sete	Sete	Sete/séti	[Papiá p.22]
332	八	哀度	Oito	Oito	Oito	
333	九	那皮	Nove	Nove	Nove/novi	[Papiá p.22]
334	十	利時	Dez	Dez	Dez/dâis/Deiz	原字是 dâis 或 deiz 的可能性更大，理由請參看 44。
335*	一百	吾山度	Cem	Um cento	Um-cento	um-cento 也是土生葡語詞，在規範葡語中，“一百”是 cem。Um-cento 相信是受漢語“一百”的結構影響。[Papiá p.22]
336*	一千	吾味爐	Mil	Um mil	Um mil	Um 屬陽性，mil 屬陰性，兩詞詞性不配合，是土生葡語的特點。
337*	一萬	利時味爐	Dez mil	Dez mil	Dez/dais/Dêiz mil	參看44。
338	兩	達耶兒	Tael	Tael	Tael	[Glos.p.538]
339	錢	孖土	Maz	Moeda	Maz	原字應是土生葡語詞 maz，因此，z 的漢語對音應是“士”而不是“土”。[Glos.p.482]
340	分	公地鎖	Condorim	Condorim	Condorim	此字來自馬來詞 kanduri，按 condorim 的發音，“鎖”應為“鍊”。[Glos.p.415]
341	釐	加以沙	Caixa	Caixa	Caixa	[Glos.p.339]
342	丈	瓦拉	Braça	Vara	Vara	
343	尺	哥無度	Côvado	Covado	Côvado	[Glos.p.418]，參看 305。
344	寸	崩度	Ponto	Ponto	Ponto	[Glos.p.516]

五、通用類

版本	A	A	J	K	筆 者	備 註
345	爾	窩些	Você	Vosse	Você	
346	去	歪	Vai	Vai	Vai	Vai 是 ir 的第三身單數，在土生葡語中十分常用。
347	買	公巴喇	Comprar	Comprar	Comprá	“喇”應是“喇”。參看272。
348	賣	灣爹	Vender	Vender	Vendê	參看272。[T.S.Y.K., S.1, p.60, C.右, G.9, L.2]
349	來	耍永	Vir	Ja vem	Já vêm	[T.S.Y.K., S.1, p.58, C.右, G.5, L.4]
350	坐	散打	Sentar	Sentar	Sentá	參看272。[T.S.Y.K., S.1, p.57, C.右, L.倒4] [M.D.T.A., p.169]
351	企	宴悲	Estar de pé	Em pé	Empê	[M.D.T.A., p.125]
352	有	丁	Tem	Tem	Tên	[T.S.Y.K., S.1, p.59, C.左, G.6, L.2]
353	無	嘍丁	Nao tem	Não tem	Non tên	“嘍”應是土生葡語詞 non 的漢語對音。[T.S.Y.K., S.1, p.58, C.右, G.9, L.1]
354	哭	做刺	Chorar	Chorar	Churà/ chorá	“刺”應是“刺”，是 rá 的對音。[T.S.Y.K., S.1, p.59, C.左, G.倒 4, L.2]
355	笑	哩	Rir	Ria	Rir / ri	[M.D.T.A., p.164]
356*	走開	西的亞里	Saia dali	Sai dali	Sae de alí	
357	書信	吉打	Carta	Carta	Carta	
358*	看見	也可刺	Já olhou	Ja olha	Já olá	“刺”應是“刺”，是 lá 的對音，而“可刺”應是土生葡語詞 olá 的對音。參看272。[T.S.Y.K., S.1, p.194, 註 214] M.D.T.A., p.141]
359*	無看見	嘍可刺	Não olhou	Não olha	Non olá	理由同 50、353 及 358。
360*	回家	歪加乍	Vai a casa	Vai (a) casa	Vai casa	參看 63。
361	請	亞了蘇	Adeus	(a liu so)	Adeus / adios	“請”是道別語，adeus 即“再見”的意思。[D.P.D.M., p.27]
362	多謝	了蘇吧忌	? obrigado	(liu so pa kei)	?	
363*	告狀	化知別地立	Fazer ? (acusar)	(fa chi pit tei laap)	Fazé pidir	[T.S.Y.K., S.1, G.2, L.2]
364	貿易	幹打刺度	Contrato	Contrato	Contrato	Contrato 原指合約或簽署合約的行為，“貿易”相信是從中引申出來的意義。
365	良善	馬素	?	(ma so)	Manso	[T.S.Y.K., S.1, p.706, 註470]
366	黑	必列度	Preto	Preto	Preto	
367	白	霸郎古	Branco	Branco	Branco	
368	忠厚	共仙時	Consciência	(kung sin shi)	Consciência	
369	辛苦	逕沙度	Cansado	Cançado	Cansado	
370	有力	丁火沙	Tem força	Tem força	Tên força	參看 352。
371	病	奴嚙	Doente?	(no lo)	?	
372	痛	堆	Doi	Dor	Dôi	Doi 是動詞，dor 是名詞，兩字比較，前者與原音較為接近。[M.D.T.A., p.122]
373*	馬錢	膩故當	-	(nei koo tong)	Réi kuda	《澳門記略》裡解釋說：“錢有數等，大者曰馬錢，有海馬象；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或言呂宋行銀如中國行錢，故轉輸及諸國。” ⁽²⁰¹⁾ 雖然鮑登和高美士均找不到此詞，但筆者推測此詞可能是 rei kuda，因為古時葡國的錢幣叫 réis，馬來語中“馬”叫做 kuda，而兩字與註音十分接近。
374	耍	霸些也	Passear	Passeár	Passear/passeá	參看 272。
375	外	科立	Fora	Fora	Fora	
376	內	連度盧	Dentro	Dentro	Dentro	
377	講	法刺	Falar	Falar	Falar/ falá	“刺”應是“刺”，是 lá 的對音。[M.D.T.A., p.127] 參看272。

378	討賬	立架打里巴打	-	(laap ka ta lei pa ta)	?	
379	歡喜	貢類地	Contente	Contente	Contente	
380 *	教	燕線那因地	Ensinar a gente	Ensinar (a) gente	Ensiná genti	Ensiná gente 的完整字面意義應為“教人”。
381	學	庇連爹	Aprender	(a) prender	Prendê	規範葡語詞是 aprender，此詞反映了土生葡語的兩個特點，一是尾輔音 r 脫落（參看272），另一是詞首 a 脫落。[T.S.Y.K., S.1, p.65, 註120]。
382	忘記	意氏記西	Esquecer	Esquecer	Isquecê	不少在規範葡語中發 e 音的地方在土生葡語中發 [i] 音，此詞是其中一個明顯例子。[M.D.T.A., p.86]
383 *	恭喜	沒度掃環打地	Muitas saudades	Modo (de) saudade	Muito saudade	此處亦出現詞性不相配合的現象。參看 23。
384	乾	錫故	Seco	Seco	Seco	
385	濕	無刺度	Molhado	Molhado	Molado	[T.S.Y.K., S.1, p.59, C.右, G.1, L.2]。理由同 50。
386	懶	庇哩機蘇素	Preguiçoso	Preguiçoso	Preguiçoso	
387	熟	故知度	Cozido	Cozido	Cozido	
388 *	就到	亞哥立這加	Chegou agora	Agora chega	Agola chegá	“這加”是土生葡語詞 chegá 的漢語對音，理由同 272。[T.S.Y.K., S.I, p.259, L.倒15] [M.D.T.A., p.58]
389	利錢	千欲	Juro	Juro	Ganho	雖然高美士和鮑登均認為這是 juro 的漢語對音，但筆者認為是 ganho 的漢語對音的可能性更高，juro 和 ganho 均有利潤的意思，不過因乾隆本中的漢語註音的第一個標音像“干”字多於像“于”字，而“欲”字，若參考第30條，正好是nho的漢語對音。
390	生	偉步	-	Vivo	Vivo	
391	死	磨利	Morrer	Morrer	Morê	[T.S.Y.K., S.1, p.319, L.倒1]
392	醜	貓	Mau	Mau	Mau	
393	如今	亞哥立	Agora	Agora	Agola	[M.D.T.A., p.58]
394	肥	噶度	Gordo	Gordo	Gordo	
395	瘦	孖古度	Magro	Magro	Magro	

後記

筆者一向認為，要研究土生葡語，除了要懂得這種語言之外，還要對古葡萄牙語、現代葡萄牙語、其它葡萄牙方言乃至中國南部的方言有一定的認識。而在筆者撰寫本論文的過程中，才發覺本身在這些方面都十分欠缺，因此需要加倍努力。此外，礙於所參考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古帕葡亞語及 20 世紀中期的土生葡語語法研究的著作，近二三十年來，實際地全面深入研究土生葡語語法的專門著作數量極少，因此，在作比較的時候，可以用來作為論據的資料實嫌不足。又由於現在大部分土生葡人已不懂得古帕葡亞語，即使認識，他們所說的已不是 18-19 世紀的帕葡亞語，而是本世紀初在消亡階段的帕葡亞語，或並非習得而來而是學得而來的帕葡亞語。因此筆者祇能依靠舊有資料，在自己的

常識及能力範圍內，盡力求證其可信性，對有懷疑的地方，包括在論文裡面，有待日後有識之士討論及指正。

話雖如此，對於筆者來說，土生葡語卻越來越是一個有趣味的課題。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正因為詳細的資料難求，它的可研究範圍，可以說是海闊天空。

近年來雖有土生葡語的研究著作，但都不是針對現代土生葡語語音、詞彙和語法的專門研究。蘇阿雷茲在其論文中曾說：

1976 年 7 月以前，在美國仍沒有任何研究有關澳門土生葡人的論文。但是，在美國境外，長久以來已成為若干研究的目標。雖然它們的集中點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都一致同意澳門存在三種葡語的形式：我們所稱的土生葡語；一種說法雖然因人

而異，但卻十分接近宗主國所說的葡語；而最後一種則是中國人所說的葡語。

另一種普遍的情況是，研究者祇有興趣研究土生葡語。對於第二種葡語，人們認為與宗主國的葡萄牙語大同小異，所以仍未有人研究。而中國人的葡語，據我所知，亦仍沒有人研究，因為它祇被視為與葡萄牙人溝通的初級工具。(202)

第一種葡語，相信就是本文所稱的帕萄亞語，而第二種“一種說法雖然因人而異，但卻十分接近宗主國所說的葡語”，相信指的就是現在土生葡人所說的葡語，雖然能以“與宗主國的葡萄牙語大同小異”來形容之，但無人可以否認，它仍有其本身的特色，這個語言的寶庫是豐盈的、充實的，祇待有志者努力發掘。而第三種葡語，即中國人所說的葡語，尤其是澳門的中國人所說的葡語，亦即筆者所操的葡萄牙語，是筆者在找尋土生葡語中有關漢語的資料時，感受最深的，因為我們在學習葡萄牙語時所犯的謬誤，實在與土生葡語中的一些特點太相似了，然而這正是土生葡語的特色所在，因此這也將會是一個極為有趣的語言學論題。

本人希望日後在澳門或以外地區，能看到有關上述各方面的研究發表，更希望當筆者日後在這題目的知識有所增進達到前輩們曾有的水平時，能有機會繼續在這方面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隨着澳門主權回歸中國，澳門的葡萄牙特色不免日漸褪色。然而，正因面對這種獨特文化的威脅，也為了力保土生社群的獨特性，土生葡人越加團結，重新重視和提倡土生葡語，正是他們力保其獨特性的手段之一，而這種有意識的語言推廣，又將對此地的葡語帶來一個怎麼樣的衝擊，我們亦須拭目以待。

最後，筆者就此引用彭慕治 (Jorge Morbey)⁽²⁰³⁾ 的話來結束這篇論文：

如果必須離開曾經是他們的搖籃的這方土地的話，那麼不需幾代之後，土生葡人將不復存在。對將成為與鄰近地區無任何差別的一個普通小逗點的澳門來說，規模雖小但擁有自身毋庸置疑的集體同一性的人類群體的消失將是

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坐視雖然微小但也是世界綜合價值組成部分的群體的消失，亦將是整個人類的一種損失。(204)

這自然也是我們投身於社會語言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共鳴的心理寫照。

【註】

- (1) 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古典哲學學士，澳門文化尤其是語言學專題研究員，發表過幾部關於澳門土語和源於葡萄牙語的土語著作。曾在殷皇子中學 (Liceu Infante D. Henrique) 任教，一直致力於土生葡語的發展，出版了很多有價值的作品。
- (2)(3)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0。
- (4) António dos Santos Robarts 是澳門土生葡語話劇團客席成員，從小懂說帕萄亞語，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就土生葡人為題舉行講座。
- (5) 〈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載於《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1。
- (6) 安娜·瑪利亞·阿馬羅女士是里斯本新大學社會人文科學系博士，社會政治學院教授(人類學系)，各種國際組織成員，國際人類學協會理事。曾在澳門任教、生活十餘載，90 年代執教於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系並任東方基金會東方研究中心研究員。
- (7)(8)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1。
- (9) Almerindo Lessa，1909 年出生於葡國波爾圖，波爾圖大學醫學院學士，曾在該學院擔任助教，著名醫生和教授，由於致力於多種研究與廣泛的興趣使他成為一名人文學家。他是圖盧茲大學的理學博士，曾獲該校高等文化獎學金 (1942)，是葡萄牙、巴西、法國和西班牙幾種醫學雜誌的負責人、創始人與合作人，並且是大約三百多篇醫學、人類學專著和文學作品的作者，澳門國際大學校長，致力於人類學研究。
- (10)(11)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p. 100; p.175.
- (12) *Os Macaenses*, p. 20.
- (13) 《利瑪竇中國札記》頁 141。
- (14)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1 期頁 101。
- (15)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7。
- (16) 《圖片澳門今昔》頁 24。
- (17) 《澳門記略校注》頁 250。
- (18)(19) 〈明清時代的澳門詩詞〉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8 期頁 165。
- (20)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8 期頁 164。
- (21) 《澳門記略校注》頁 81。
- (22) 《澳門和它的居民》頁 201。
- (23) *Contribuições para a lexicologia luso-oriental*, p. 114-

- 115 或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p. 493.
- (24) *Macau Sã Assi*, p. 109.
- (25)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 in the Portuguese of Macau*, p. 5.
- (26) 這十本詞典是：1) *Dicionário Editora-Dicionário da Língua Portuguesa 6a. Edição*; 2) *Dicionário Domingos Barreira-Dicionário da Língua Portuguesa*; 3) *Novo Dicionário de Dificuldades da Língua Portuguesa*; 4) *Dicionário Etimológico da Língua Portuguesa*; 5) *Dicionário de Francês-Português*; 6) *Novo Dicionário Etimológico da Língua Portuguesa*; 7) *Grande Dicionário Etimológico-Prosódico da Língua Portuguesa*; 8) *Dicionários Domingos Barreira-Dicionário de Estrangeirismos Francisco Alves da Costa*; 9) *Grande Dicionário de Cândido de Figueiredo*; 10) *Novo Dicionário Compacto da Língua Portuguesa*.
- (27) (28)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p. 245; p. 11.
- (29) Isabel Tomás 為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大學語言學系研究員，澳門文化司署資助學者。
- (30) *A língua portuguesa em Macau - Do passado para o presente, que futuro?*, p. 68.
- (31) (32) (33) 《語言學綱要》頁 215; 頁 216; 頁 214。
- (34)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 (35) *Em Terra de Tufões*, p. 164.
- (36) 《語言學綱要》頁 216。
- (37) (38) 〈一種土語的生存和死亡〉，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9 期頁 57。
- (39)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17 註 8。
- (40) (41) *Papiaçám di Macau*, p. 3; p. 5.
- (42) *O crioulo macaense (algumas questões)*, 載於《文化雜誌》葡文版第 5 期頁 40。
- (43)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3。
- (44) *Macaenses, uma sociedade em mudança*, 載於《文化雜誌》葡文版第 20 期頁 214-216。
- (45) 〈澳門土生葡語現狀〉，載於《葡萄牙語言雜誌》第 9 冊頁 2。
- (46) (47)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3。
- (48) (49) (50) (51) *A língua portuguesa em Macau - Do passado para o presente, que futuro?*, p. 71-72; p. 71; p. 71-72; p. 72.
- (52) 原名為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vol. 22.
- (53) 原名為 *Os Crioulos Portugueses do Oriente*, p. 183-196.
- (54) 原名為 *A Influência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 p. 41-63.
- (55) (1847-1919)，著名方言研究家，葡萄牙歷史語言學和科學語言學領域的先驅，在該方面學識非凡，是一個理性的研究者，曾先後擔任里斯本高級文學課程及文學院的導師。他在語言學以及其他方面的卓越成績，使他成為一間語言學學校的創辦人。對能表達葡萄牙從 15 世紀開始的世界性擴張的方言混合語（*crioulo*），他當然不會忽略。事實上，澳門的混合語與巴西、非洲及亞洲其它地方的方言甚為相似，可以放在一起研究。
- (56) 阿馬羅的書目第 188 頁中收入了 Francisco Adolfo Coelho 1880-1886 年的作品 *Os Dialectos Românicos ou Neo-Latinos na África, Ásia e América*，因為年期吻合，筆者相信此書應為 Azevedo 所指者。
- (57) (1854-1941)，此處所指作品的題目是《澳門的葡語方言》。
- (58) R.Wallace Thompson 為香港大學教授。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p. 29-53。
- (59) 原名為 *Gramática Prática da Língua Portuguesa*。
- (60) 該篇文章的題目是 *Prononciation vicieuse de quelques mots dans la province de Macao*。
- (61) 原名為《A Voz de Macau》。
- (62)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 in the Portuguese of Macau*, p. 35.
- (63) 原名為 *Esquisse d'une dialectologie portugaise*, p. 49-50, 64-65, 148-149。
- (64) 他的作品包括 1916 年的 *Contribuições para a lexicologia luso-oriental*，1917 年的 *Gonçalves Viana e a lexicologia portuguesa de origem asiático-africana*，以及 1919 年的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 (65)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 in the Portuguese of Macau*, p. 36.
- (66) 1863-1909，生平請參看 1995 年版的《Ta-Ssi-Yang-Kuó》雜誌第一冊前言部份。
- (67) 原名 *Ta-Ssi-Yang-Kuó*，1889-1903 年出版。
- (68) 原名為 *Subsídios para o estudo dos dialectos crioulos do Extremo-Oriente. Texto e notas sobre o dialecto de Macau*。
- (69)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2。
- (70) 《大西洋國》第一卷頁 50。
- (71) 原名 *Renascimento*。
- (72) 原名 *Antologia do dialecto macaense*。
- (73)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p. 165.
- (74)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頁 13。
- (75) *Ta-Ssi-Yang-Kuo* 共三冊。1995 年 12 月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及澳門基金會出版。據書中資料頁所記，除前言外，第一、二冊再版自 1984 年 12 月教育暨文化司出版的同名書籍，而 1984 年出版的則再版自 1900 年里斯本 Casa Bertrand-José Bastos, Livreiro 的原裝版本。第三冊則首次轉錄自 1863-1866 年出版的報刊。三冊的微縮膠卷均由

- 澳門文化司澳門歷史檔案室提供。
- (76) 原名 *Dialecto Macaense*, 頁 71-78。
- (77)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2。
- (78) 原名 *Estado actual do dialecto macaense*。
- (79) 原名 *Notícias de Macau*。
- (80) 原名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 (81) 該作品為 *Aspectos do vocabulário macaense*。
- (82) 該作品為 *Aspectos da sintaxe macaense*。
- (83) 原名 *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 (84) 該作品為 *A contribuição malaia para o dialecto macaense*。
- (85) 該文章為 *Aspectos do folclore de Macau*。
- (86) 原名 *Revista Portuguesa de Filologia*。
- (87) 原名 *O Clarim*。
- (88) *A formação histórica da língua portuguesa*, p. 292-295.
- (89) 原名 *Natal de cristám*。
- (90) 原名 *Dia de natal*。
- (91) 原名 *Macau Sã Assi*, p. 63-64.
- (92) 原名 *O dialecto português de Hongkong*, 語言學報頁 289-293。
- (93) *Macau e a sua Diocese*, 第六冊頁 429-436。
- (94) 這些文章為載於《大西洋國雜誌》的 *Subsídios para o estudo dos dialectos crioulos do Extremo-Oriente. Texto e notas sobre o dialecto de Macau*。
- (95) 該評論文章名為〈澳門的葡萄牙語 (*A língua portuguesa de Macau*)〉, 載於《東方省份的口語 (*Colóquios sobre as Portugueses do Oriente*)》第二冊頁 147-158。
- (96) 原名 *Some Dutch-derived items in Java creole Portuguese*, 載於《ORBIS》, vol.21, no.2, 頁 549-554。
- (97) 其作品為 *Algumas considerações sobre a língua chinesa e o dialecto de Macau*。
- (98) 原名 *Papiá cristám di Macau - Epítome de Gramática Comparada e Vocabulário*。
- (99) 原名 *Jogos, Brinquedos e Outras Diversões Populares de Macau*, 土生葡語部份: 頁 387-404。
- (100) 原名 *Adivinhas populares de Macau-Iª. parte: Adivinhas em antigo patois de Macau*, 頁 193-214。
- (101) 原名 *Três mezinhas populares de Macau*, 載於《文化雜誌》葡文版第 2 期頁 25-35。
- (102) 阿馬羅的其他作品, 請參看 Maria Isabel Tomás 的書目 *Os Crioulos Portugueses do Oriente - Uma Bibliografia*。
- (103) 原名 *Filhos da Terra*, 中文譯本收錄在《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1-56。
- (104) 原名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 in the Portuguese of Macau*。
- (105) 原名 *A Influência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 第 VII 章頁 41-63。
- (106) *O crioulo macaense (algumas questões)*, 載於《文化雜誌》葡文版第 5 期頁 36-48。
- (107) 載於 1992 年《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9 期頁 57-63。
- (108) 葡文名稱 “Grupo doce papiçam di Macau”, 成立於 1993 年。
- (109) 劇社曾演出的劇目及音樂活動包括: 1) 話劇《見總統》(1993 年); 2) 話劇《畢哥去西洋》(1994 年 3 月); 3) 話劇《聖誕之夢》(1994 年 12 月); 4) 話劇《阿婆想慶祝》(1995 年 10 月); 5) 話劇《西洋, 好地方》(1996 年 6 月及 1997 年 2 月); 6) 演唱土生葡語聖歌 (1998 年 12 月 19 日); 7) 演出《澳門滑頭》(1999), 包括四個故事 (1. 土生土語課程; 2. give me 5; 3. 蟲 mei 夫人; 4. 某年某月某黃昏的一間醫院內); 8) 演唱澳門土語歌曲 (1999 年 6 月 6 日); 9) 話劇《土生葡語課程》(1999 年 10 月 30 日), 等等。
- (110) 參演該話劇的中文劇社演員共四人, 演出時配有中葡文字幕。
- (111) *O teatro D. Pedro V*, p. 38-39。
- (112) Raul Leal Gaião, 里斯本大學哲學學士及新里斯本大學文學學士, 澳門大學葡萄牙語言及文化碩士, 主修語言學。1989-1999 年曾任葡國 Estoril 的 S.João 中學教師及澳門大學助教。
- (113) 原名 *A língua portuguesa em Macau - Do passado para o presente, que futuro?*。
- (114) 原名 *Aspectos lexicais na obra de autores macaenses*。
- (115) 譯本名為 *Monografia de Macau*。
- (116) 劍橋大學教授。
- (117) 該文名為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18 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
- (118) 該文名為 *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載於 *ORBIS*, vol. 8, no.1, 29-53. Louvain. p. 29-53.
- (119)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0 期頁 102。
- (120) 其中一篇為汪春的〈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 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3 期頁 99-110。
- (121) 《澳門記略校注》頁 187-200。
- (122) 《澳門記略校注》頁 185。
- (123) 載於《澳門與中華文化》頁 139-177。
- (124) (125)(126)(127) 藏於廣東省廣州中山圖書館。
- (128)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澳門記略》載於第三十冊, 其中頁 151-152 為詞彙表〈澳譯〉, 藏於澳門大學圖書館。
- (129)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 趙春晨點校,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此書以簡體字印行, 藏於澳門大學圖書館。
- (130) 成文出版社印行, 據清印光任張汝霖撰, 清乾隆十六年修, 嘉慶五年重刊本—影印本, 詞彙表〈澳譯〉載於頁 273-284, 藏於澳門大學圖書館。

- (131) 即《澳門記略》葡文譯本，由高美士於1950年完成。
- (132) 原名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 (133) 原名 *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 (134)(135)(136) 〈清代澳門與日本〉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2期頁116。
- (137) 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六冊。
- (138) 〈澳門記略研究〉載於《澳門與中華文化》頁39-177。
- (139)(140)(141)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載於《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13。
- (142)(143)(144) 〈澳門記略校注〉頁66；頁126；頁154。
- (145) 《文化雜誌》1996年英文版第29期頁111。
- (146)(147) 原名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p.114。
- (148) 原名 *Macau di Tempo Antigo - Poesia e Prosa - Dialecto Macaense*。
- (149) 原名 *Papiá Cristám di Macau*。
- (150) 原名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 (151) 原名 *Ta-Ssi-Yang-Kuo*。
- (152) 原名 *Docí Papiaçám di Macau*。
- (153)(154)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08；頁113。
- (155) *Papiá Cristám di Macau*，p. 12。
- (156) 巴塔亞認為 tch 的發音初看似乎是受東方語音的影響，但事實上現在葡國某些方言也存在這個音，因此 tch 更可能是 ch 的古葡語發音。參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08。
- (157) 巴塔亞讀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或與澳門開埠之初同時代的人留下的作品推測，詞尾元音 a, e 和 o 雙元音化發音在古時候曾囊括了葡萄牙大片遠比今日所波及地區更廣闊的區域。參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08。
- (158) 《葡萄牙語語法》頁5。
- (159) 《利瑪竇中國札記》頁140。
- (160)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13。
- (161) 《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15。
- (162)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u*，載於《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13。
- (163) 參考《漢語方言詞匯》。
- (164) 《文物》雜誌第522期頁33-42。
- (165) 《文物》雜誌第522期頁40。
- (166) 參考《廣東閩方言》中的〈廣東閩方言語音對照表〉頁188。
- (167)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117。
- (168) 《金瓶梅與北京》頁136。
- (169) 載於《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117。
- (170)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1期頁101。
- (171) 《文物》雜誌第522期頁39。
- (172) 《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15。
- (173) 〈略論佛典中的對音詳略增減問題〉載於《敦煌文學論集》頁309。
- (174)(175)(176)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13；頁108；頁105。
- (177)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u*，載於《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13。
- (178) 版本編號請參看第三章版本一節。
- (179) 〈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02。
- (180)(181) *Papiaçám di Macau - Eptome de Gramática Comparada e Vocabulário*，p.12; p.12。
- (182)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u*，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9期頁134。
- (183) 〈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7期頁106。
- (184) 《早期澳門史》頁274註(2)。
- (185) 〈濠鏡澳、澳門與 Macao 的名實源流考辨〉載於《文物》雜誌頁36。
- (186) 此詩原名 *Natal! Anote Santo!*，收錄在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的詩集 *Dóci Papiaçám di Macau*。
- (187) 《澳門記略校注》頁72註(4)。
- (188) 《廣州番禺錄》頁5註(2)。
- (189) 《現代漢語》頁14。
- (190) 參看〈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譯本的幾個問題〉載於《世界宗教研究》第78期頁84。
- (191) 原名 *Os chins de Macau*。
- (192)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u*，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9期頁134註(40)。
- (193) 《早期澳門史》頁39。
- (194) 《文化雜誌》英文版第29期頁134註(48)。
- (195) 《漢語外來詞詞典》，頁259。
- (196) *Pronuncia viciosa de algumas palavras na provincia de Macau*。
- (197)(198)(199) 《漢語外來詞詞典》，頁141；頁44；頁380。
- (200) 〈大地之子〉載於《文化雜誌》葡文版第20期頁35。
- (201) 《澳門記略校注》頁170。
- (202)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 in the Portuguese of Macau*，p. 29。
- (203) Jorge Morbey，里斯本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高等學院社會政治學士，1986-1989年間曾任澳門文化學會主席，現任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文化參贊，澳門歷史及社會學研究員。
- (204) 〈澳門土生葡人種族同一性的幾個側面〉，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頁172。